

野
野
野

蔣光慈著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野 祭

蔣 光 慈 著



上 海

現 代 書 局

1 9 2 9

正

1927	11	20	初版
1928	3	10	二版
1928	8	20	三版
1928	11	20	四版
1929	12	15	五版

5501 — 7500 册

版權所有

每册實價大洋四角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書 前

慣於流浪的我，今年又在武漢過了幾個月。在這幾個月之中，若問起我的成績來，是一點也沒有的。幸而我得遇着了一位朋友陳季俠君，在朝夕過從間，我得了他的益處不少。我們同是青年人，並且同是青年的文人，當然愛談到許多許多戀愛的故事。陳君爲我述了他自身所經歷的一段戀愛的故事，我聽了頗感興味，遂勸他將這一段戀愛的故事寫將出來，他也就慨然允諾，不數日而寫成。我讀了之後，覺得他的這本小書雖然不是什麼偉大的製作，但在現在流行的戀愛

小說中，可以說是別開生面。牠所表現的，並不在於什麼三角戀愛，四角戀愛，什麼好哥哥，甜妹妹……而是在於現今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之中有兩個不同的女性。也許牠所表現的不深刻，但是……呵！我暫且不加以批評罷，讀者諸君自然是會批評的。我的責任是在於將牠印行以公之於世。我本不喜歡專門寫戀愛小說的作家，但是現在戀愛小說這樣地流行，又何妨將陳君的這本小書湊湊數呢？

野 祭

空白页

—

“淑君呵！我真對不起你！我應當在你的魂靈前懺悔，請你寬恕我對於你的薄情，請你赦免我的罪過……我現在想懇切地在你的墓前痛哭一番，一則憑吊你的俠魂，——你的魂真可稱爲俠魂呵！——一則吐洩我的悲憤。但是你的葬地究在何處呢？你死了已經四個月了，但是一直到現在，你的屍身究竟埋在何處，不但我不知道，就是你的父母也不知道。也許你餵了魚腹，或受了野獸們飽饜，現在連尸骨都沒有了。你的死是極壯烈的，然而又是極悲慘的，我每一想像到

你被難時的情形，不禁肝腸痛斷，心胆皆裂。但是我的令人敬愛的淑君！我真是罪過，罪過，罪過呵！你生前的時候，我極力避免你施與我的愛，我從沒曾起過愛你的念頭，也許偶爾起過，但是總沒愛過你。現在你死了，到你死後，我才追念你，我才哭你，這豈不是大大的罪過麼？唉，罪過！大大的罪過！你恐怕要怨我罷？是的，我對於你是太薄情了，你應當怨我，深深地怨我。我現在只有懷着無涯的悲痛，我只有深切的懺悔……”

想起來，我真是有點辜負淑君了。但是現在她死了，我將如何對她呢？讓我永遠憶念着她罷！讓我永遠將我的心房當他的墳墓罷！讓我永遠將她的芳名——淑君——刻在我的腦膜上罷！如果淑君死而有知，她也許會寬恕我的罪過於萬一的。但是我真是太薄情了，我還有求寬恕的資格麼？唉！我真是罪過，罪過！……

二

去年夏天，上海的炎熱，據說為數十年來所沒有過。溫度高的時候，達到一百零幾度，弄得龐大煩雜的上海，變成了熱氣蒸人焦燥不堪的火爐。富有的人們有的是避熱的工具——電扇，冰，兜風的汽車，深厚而陰涼的洋房……可是窮人呢，這些東西是沒有的，並且要從事不息的操作，除非熱死才有停止的時候。機器房裏因受熱而死的工人，如螞蟻一樣，沒有人計及有若干數。馬路上，那熱焰蒸騰的馬路上，黃包車夫時常拖着，忽地伏倒在地上，很迅速地斷了氣。這

種因受熱而致命的慘像，我們不斷地聽着見着，雖然也有些上等人因受了所謂暑疫而死的，但這是例外，可以說是鳳毛麟角罷。

不是資產階級，然而又不能算爲窮苦階級的我，這時正住在M里的一間前樓上。這間前樓，比較起來，雖然不算十分好，然而房子是新建築的。倒也十分乾淨。可是這間前樓是坐東朝西的，炎熱的日光實在把牠薰蒸得不可向邇，——這時這間房子簡直不可住人。我日裏總是不落家，到處尋找納涼的地方，到了深夜才靜悄悄地回來。

我本沒有搬家的念頭。我的二房東夫妻兩個每日在黑籍裏過生活，吞雲吐霧，不干外事，倒也十分寂靜。不料後來我的隔壁——後樓裏搬來了兩個唱戲的，大約是夫妻兩個罷，破壞了我們寂靜的生活：他們嘻笑歌唱，吵嘴打罵，鬧得不安之至。我因爲我住的房子太熱了，現在又加之這兩個“寶貨”的擾亂，就是到深夜的時候，他們也不知遵守肅靜的規則，於是不得不做

搬家的打算了。半無產階級的我在上海一年搬幾次家，本是很尋常的事，因為我所有的不過是幾本破書，搬動起來是很容易的。

在C路與A路轉角的T里內，我租定了一間比較招風而沒有西晒的統樓面。房金是比較貴些，然而因為地方好，又加之房主人老夫妻兩個，看來不像狡詐的人，所以我也就決定了。等我搬進了之後，我才發現我的房東一家共有七口人——老夫妻兩人，少夫妻兩人及他倆的兩個小孩，另外一個就是我所憶念的淑君了，她是這兩個老夫妻的女兒。

淑君的父親是一個很忠實模樣的商人，在某洋行做事；她的哥哥是一個打字生（在某一個電車站裏罷？），年約二十幾歲，是一個謹慎的而無大企圖的少年，在上海這一種少年人是很多的，他們每天除了自己的職務而外，什麼都不願意過問。淑君的嫂嫂，呵，我說一句實話，我對她比較多注意些，因為她雖然是一個普通家庭的婦女，可是她的溫柔和順的態度，及她向人

說話時候的自然的笑容，實在表現出她是一個可愛的女性，雖然她的面貌並不十分美麗。

我與淑君初見面的時候，我只感覺得她是一個忠厚樸素的女子。她的一雙濃眉，兩隻大眼，一個圓而大的，雖白淨而不秀麗的面龐，以及她的說話的聲音和動作，都不能引人起一種特殊的，愉快的感覺。看來，淑君簡直是一個很普通而無一點兒特出的女子。呵！現在我不應當說這一種話了：我的這種對於淑君的評判是錯誤的！“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以斗量，”真正的令人敬愛的女子，恐怕都不在於她的外表，而在於她的內心罷！呵，我錯了！我對於淑君的評判，最不公道的評判，使我陷入了很深的罪過，而這種罪過成爲了我的心靈上永遠的創傷。）

我搬進了淑君家之後，倒也覺得十分安靜：淑君的父親和哥哥，白天自有他們的職務，清早出門，到晚上才能回來；兩個小孩雖不過四五歲，然並不十分哭鬧，有時被他倆的祖母，淑君的母親，引到別處去玩耍，家中見不着他們的影

子。淑君的嫂嫂，這一個溫柔和順的婦人，鎮日地不聲不響做她的家務事。淑君也老不在家裏，她是一個小學教員，當然在學校的時候多。在這種不煩噪的環境之中，從事腦力工作的我，覺得十分滿意。暑熱的炎威漸漸地消退下去了，又加之我的一間房子本來是很風涼的，我也就很少到外邊流浪了。

在初搬進的幾天，我們都是很陌生的，他們對我尤其客氣，出入都向我打招呼，——這或者是因為他們以為我是大學教授的原故罷？在市儉的上海，當大學教授的雖然並不見得有什麼尊榮的名譽，然總是所謂“教書先生”“文明人”，比普通人總覺得要被尊敬些。淑君對於我並不過於客氣，她很少同我說話，有時羞答答地向我說了幾句話，就很難為情地避過臉去停止了，在這個當兒完全表現出她的一副樸真的處女的神情。當她向我說話的時候，總是含羞帶笑地先喊我一聲“陳先生！”，這一聲“陳先生！”的確是溫柔而婉麗。她有一副白淨如玉一般的牙齒，我對

於她這一副可愛的牙齒，曾有幾番的注視，倘若我們在她的身上尋不出別的美點來，那麼她的牙齒的確是可以使她生色的了。

我住在樓上，淑君住在樓下，當她星期日或
有時不到學校而在家裏的時候，她總是彈着她
的一架小風琴，有時一邊彈一邊唱。她的琴聲比
她的歌聲要悠揚動聽些。她的音調及她的音調
的含蓄的情緒，常令我聽到發生悲壯蒼涼的感
覺；在很少的時候她也發着哀感婉艷刺人心靈
的音調。她會的歌曲兒很多，她最愛常彈常唱
的，而令我聽得都記着了的，是下列幾句：

世界上沒有人知道我；
世界上沒有人憐愛我；
我也不要人知道我；
我也不要人憐愛我；
我願拋却這個惡濁的世界，
到那人跡不到的地方生活。

這幾句歌詞是原來就有的呢，抑是她自己做的？
關於這件事情，一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當她唱

這曲歌的時候，我祇感覺得她的音調是激亢而顫動的，就同她的全身，全血管，全心靈都顫動一樣，的確是一種最能感人的顫動。她的情緒爲悲憤所激蕩着了，她的滿腔似乎充滿了悲憤的浪潮。我也說不清楚我聽了她這曲歌的時候，我是對於她表同情的，還是對於她生討厭心的，因爲我聽的時候，我一方面爲她的悲憤所感動，而一方面我又覺得這種悲憤是不應當的。我雖然是一個窮苦的流浪的文人，對於這個世界，所謂惡濁的世界，十分憎恨，然而我却不想離開牠，我對於牠有相當的光明的希望。……

我起初是在外面包飯吃的，這種包飯不但價錢大，而且並不清潔，我甚感覺得這一種不方便。後來過了一些時，我在淑君的家裏混熟了，先前客氣的現象漸漸沒有了，我與淑君也多有了接近和談話的機會。有一天，淑君的母親向我說道：

——陳先生！我看你外邊包飯吃太不方便了，價錢又高又不好。我久想向你說，就是如

果你不嫌棄我們家的飯菜不好，請你就搭在我們一塊兒吃，你看好不好呢？

——呵 這樣很好，很好，正合我的意思！從明天起，我就搭在你們一塊兒吃罷。多少錢一月隨便你們算。——我聽了淑君的母親的提議，就滿口帶笑地答應了。這時淑君也在旁邊，向我微笑着說道：

——恐怕陳先生吃不來我們家裏的飯菜呢。

——說哪裏話！你們能夠吃，我也就能夠吃。我什麼飯菜都吃得來。……

淑君聽了我的話，表示一種很滿意的神情，在她的這一種滿意的神情下，她比普通的時候要嫵媚些，我不知道淑君的母親的這種提議，是不是經過淑君的同謀，不過我敢斷定淑君對於這種提議是十分贊成的。也許多情的淑君體量我在外包飯吃是不方便的事情，也許她要與我更接近些，每天與她共棹子吃飯，而遂聳恿她的母親向我提議。……到了第二天我就開始與淑

君的家人們一塊兒共掉吃飯了。每當吃飯的時候，如果她在家，她一定先將我的飯盛好，親自喊我下樓吃飯。我的衣服破了，或是什麼東西需要縫補的時候，她總爲我縫補得好好地。她待我如家人一樣，這不得不令我深深地感激她，然而我也祇限於感激她，並沒曾起過一點愛她的心理。唉！這是我的罪過，現在懺悔已經遲了！天呵！如果淑君現在可以復生，我將拚命地愛她，以補償我過去對於她的薄情。……

我與淑君漸漸成爲很親近的人了。她時常向我借書看，並問我關於國家，政府，社會種種問題。可是她對於我總還有一種隔膜，——她不輕易進我的房子，有時她進我的房子，總抱着她的小姪兒一塊，略微瞟看一下，就下樓去了。我本想留她多坐一忽，可是她不願意，也許是因爲要避嫌疑罷。我說一句實在話，我對於她，也是時常在謹慎地避嫌疑：一因爲我是一個單身的少年，二也因爲我怕同她的關係太弄得密切了，恐怕要發生糾纏不可開交，——最近淑君的母

親對我似乎很留意，屢屢探問我爲什麼不娶親……她莫非要我當她的女婿麼？如果我愛淑君，那我當她的女婿也未始不可，可是我不愛淑君，這倒怎麼辦呢？是的，我應當不與淑君太過於親近了，我應當淡淡地對待淑君。

一天下午，我從外邊回來，適值淑君孤自一個人在樓底下坐着做針線。她見着我，也不立起來，祇帶着笑向我問道：

——陳先生！從什麼地方回來呀？

——我到四馬路買書去了，看看書店裏有沒有新書。你一個人在家裏嗎？他們都出去了？

——是的，陳先生，他們都出去了，祇留下我一個人看家。

——那嗎，你是很孤寂的了。

——還好。陳先生！我問你一個人，——她的臉色有點泛紅了，似乎有點不好意思的樣子。

——你可知道嗎？

——你問的是哪一個人，密斯章？也許我會知道的。

——我問的是一個著名的文學家，他的名字叫做陳季俠。——她說這話的時候，臉更覺得紅起來了。她的兩隻大眼帶着審問的神氣，祇筆直地望着我。我聽到陳季俠三個字，不禁吃了一驚，又加之她望我的這種神情，我也就不自覺地兩耳發起燒來了。我搬進淑君家裏來的時候，我祇對他們說我姓陳，我的名字叫做陳雨春，現在她從哪裏曉得我是陳季俠呢？奇怪！奇怪！……我正在驚異未及回答的當兒，她又加大她的笑聲向我說道：

——哈哈！陳先生！你真厲害，你真瞞得緊呵！同住了一個多月，我還不知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學家陳季俠！我今天才知道了你是什麼人，你，你難道不承認嗎？

——密斯章，你別要弄錯了！我是陳雨春，並不知道陳季俠是什麼人，是文學家還是武學家。我很奇怪你今天……

——這又有什麼奇怪！——她說着說着從懷裏掏出一封信來給我看。——我有憑據在此，

你還抵賴嗎？哈哈！……陳先生！你爲什麼要瞞着我呢？……其實，我老早就懷疑你的行動……

我看着抵賴不過，於是我也就承認了。這是我的朋友H君寫給我的信，信面上是書着“陳季俠先生收”在淑君面前，我就是抵賴，也是不發生效力的了。淑君見我承認了，臉上不禁湧現出一種表示勝利而愉快的神情。她這時祇痴呆地，得意地向我笑，在她的笑口之中，我即時又注意到她的一副白玉般的牙齒了。

——你怎麼知道陳季俠是一個文學家呢？
——過了半晌，我又向她微笑地問道：——難道你讀過我的書嗎？

——自然囉！我讀過了你的大作，我不但知道你是一個文學家，並且知道你是一個革——命——黨——人！是不是？

——不，密斯章！我不配做一個革命黨人，像我這麼樣的一個人也配做革命黨人嗎？不，不，密斯章！……呵！對不起！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你的芳名呢。今天你能夠告訴我嗎？

——什麼芳名不芳名！——她的臉又紅起來了。——像我這樣人的名字，祇可稱之為賤名罷了。我的賤名是章淑君。

——呵，好得很！淑君這個名字雅而正得很，實在與你的人相配呢！ …

我還未將我的話說完，淑君的嫂嫂抱着小孩進來了。她看見我倆這時說話的神情，不禁用很猜疑的眼光，帶着微笑，向我倆瞟了幾眼，這逼得我與淑君都覺得難為情起來。我只得勉力地同她——淑君的嫂嫂——搭訕幾句，又同她懷裏的小孩逗了一逗之後，就上樓來了。

在這一天晚上，一點兒看書做文的心事都沒有，滿腦子湧起了胡思亂想的波浪：糟糕！不料這一封信使她知道了我就是陳季俠。……她知道我是革命黨人，這會有不有危險呢？不至於罷，她決不會有不利於我的行爲。……她對於我似乎很表示好感，為我盛飯，為我補衣服，處處體諒我……她真是對我好，我應當好好地感激她，但是，但是……我不愛她，我不覺得她可愛。

……濃眉，大眼，粗而不秀……我不愛她……但是她對我的態度真好！……

一輪皎潔晶瑩的明月高懸在天空，煩噪龐大的上海漸漸入於夜的沉靜，濛濛地浸浴於明月的光海裏。時候已是十一點多鐘了，我還是伏在窻口，靜悄悄地對着明月痴想。秋風一陣一陣地拂面，使我感到涼意，更引起了無涯溪的遐思。我思想到我的身世，我思想到我要創造的女性，我思想最多的是關於淑君那一首常唱的歌，及她現在待我的深情。我也莫明其妙，為什麼我這時是萬感交集的樣子。不料淑君這時也同我一樣，還未就寢，在樓底下彈起琴來了。在寂靜的月夜，她的琴音比較清澈悠揚些，不似白日的高亢了。本來對月遐思，萬感交集的我，已經有了一種不可言喻的情緒，現在這種情緒又被淑君的琴絃牽蕩着，真是更加難以形容了。

我凝神靜聽她彈的是什麼曲子，不料她今夜所彈的，為我往日所從未聽見過的。由音調內所表現的情緒與往日頗不相同。最後我聽她一

邊慢彈一邊低迴地唱道：

一輪明月好似我的心，

我的心兒賽過月明；

我的心，我的心呵！

我將你送與我的知音。

呵，我真慚愧！淑君的心真是皎潔得如同明月似的，而我竟無幸福來接受牠。淑君錯把我當成她的知音了！我不是她的知音，我不曾接受她那一顆如同明月似的心，這是她的不幸，這是我的愚蠢！我現在覺悟到我的愚蠢，但是過去的事情是已經不可挽回的了！我祇有悲痛，我祇有懺悔！……

夜深了，淑君的歌聲和琴聲也就寂然了。她這一夜入了夢沒有？在夢中她所見到的是些什麼？她知不知道當她彈唱的時候，我在樓上伏着窻口聽着？……關於這些我都不知道。至於我呢，我這一夜幾乎沒有合眼，總是翻來覆去地睡不着。這並不是完全由於淑君給了我以很深的刺激，而半是由於多感的我，在花晨月夕的時

候，總是這樣地弄得神思不定。

三

從這天以後，淑君對我的態度更加親熱了，她到我樓上借書和談話的次數也多起來了。有一次她在我的書架上翻書，我在旁邊靠近她的身子，指點她哪一本書可看，哪一本書無大意思等等，在我是很自然的，絲毫沒有別的念頭，但是我覺得她愈與我靠近些，她的氣息愈加緊張起來，她的血流在發熱，她的一顆心在跳動，她的說話的聲音很明顯地漸漸由於不平靜而緊促了。我從未看見過她有今天的這般的神情，這弄得我也覺得不自安了，——我漸漸離開她，而

在我的書桌子旁邊坐下，故意地拿起筆來寫字，想藉此使她恢復平靜的狀態，緩和她所感到的性的刺激。不料我這麼一做，她的臉上的紅潮更加緊張起來了。她張着那兩隻此時充滿着熱情的大眼，很熱摯地注視了我幾次，這使得我不敢抬頭回望她；她的兩脣似乎顫動了幾次，然終於未張開說出話來。我看見了她這種樣子，不知做何種表示才好，祇得低着頭寫字。忽然我聽到她嘆了一聲長氣，——這一聲長氣是埋怨我的表示呢，還是由於別的？這我可不曉得了。

她還是繼續地在我的書架上翻書，我佯做只顧寫字，毫不注意她的樣子。但是我的一顆心祇是上下跳個不住，弄得我沒有力量把牠平靜起來。這種心的跳動，不是由於我對於淑君起了性的衝動，而是由於懼怕。我生怕我因為一時的不謹慎，同淑君發生了什麼關係，以至於將來弄得無好結果。倘若我是愛淑君的，我或者久已向她為愛情的表示了，但是我從沒有絲毫要愛她的感覺，我雖然不愛她，但我很尊重她，我不願

意，而且不忍因一時性慾的衝動，遂犯了玷污淑君處女的純潔的行爲。

——陳先生！我拿兩本書下去看了……——
她忽然急促地說了這一句話，就轉過身子跑下樓去了，連頭也不回一下。她下樓去了之後，我的一顆跳動的心漸漸地平靜下來了，如同卸了一副重担。但是我又想道：我對她的態度這樣冷淡，她恐怕要怨我薄情罷？但是這又有什麼辦法呢？我怎麼能夠勉強地愛她？……淑君呵！請你原諒我！

時間雖過得迅速，而我對於淑君始終沒有變更我原有的態度。淑君時常故意引起我談到戀愛問題，而我總是敷衍，說一些我要守獨身主義，及一個人過生活比較自由些……一些混話。我想藉此隱隱地杜絕她對於我的念頭。她又時常同我談到一些政治的問題上來，她問我國民黨爲什麼要分左右派，女子應否參加革命，……我也不過向她略爲混說幾句，因爲我不願意露出我的真的政治面孔來。唉！我欺騙她了！我日

夜夢想着過滿意的戀愛的生活，說什麼守獨身主義，這豈不是活見鬼嗎？我雖然是一個流浪的文人，很少實際地參加過革命的工作，但我究竟自命是一個革命黨人呵，我為什麼不向淑君宣傳我的主義呢？……唉！我欺騙淑君了！

我的窗口的對面，是一座醫院的洋房，牠的周圍有很闊的空場，空場內有許多株高大的樹木。當我初搬進我現在住的這間房子時，醫院周圍的樹木的綠葉森森，幾將醫院的房子都掩蔽住了。可是現在我坐在書桌子旁邊，眼睜睜地看見這些樹木的枝葉由青鬱而變為萎黃，由萎黃而凋零了。時間真是快的很，轉眼間我已搬進淑君的家裏三四個月了。在這幾個月之中，我的孤獨的生活很平靜地過着，同時，我考察淑君的生活，也沒有什麼大的變更。我們是很親熱的，然而我們又是很疎遠的，——每日裏除了共棹吃飯，隨便談幾句而外，她做她的事，我做我的事。她有時向我說一些悲觀的話，說人生沒有意思，不如死去干淨……我知道她是在爲着我而痛苦

着，但我沒有方法來安慰她。

這是一天晚上的事情。淑君的嫂嫂和母親到親家裏去了，到了六點多鐘還未回來，弄得晚飯沒有人燒煮。我躺在樓上看書，肚子餓得枯裏枯魯地響，不得已走下樓來想到街上買一點東西充充饑。當我走到廚房時，淑君正在那兒彎着腰吹火燒鍋呢。平素的每日三餐，都是由淑君的嫂嫂燒的，今天淑君親自動手燒飯，她的不熟練的樣兒，令我一看就看出來了。

——密斯章，你在燒飯嗎？

——是的，陳先生！嫂嫂不知爲什麼現在還沒有回來。你恐怕要餓煞了罷？——她立起身笑着這樣問我。我看她累得可憐，便也就笑着向她說道：

——太勞苦你了！我來幫助你一下好不好？

——喂！燒一點飯就勞苦了，那嗎一天到晚拖黃包車的怎麼辦呢？那在工廠裏每天不息地做十幾個鐘頭工的怎麼辦呢？陳先生！說一句良心話，我們都太舒服了。……

——喂！密斯章！聽你的口氣，你簡直是一個很激烈的革命黨人了。……我們放舒服些還不好嗎？……

——陳先生！我現在以為這種舒服的生活，真是太沒有味道了！陳先生！你曉得嗎？我要去……去……——她的臉紅起來了。我聽了她的話，不禁異常驚異，她簡直變了，我不等她說完，便向她問道：

——你要去，去幹什麼呢？

——我，我——她表現出很羞滯的態度。——我要去革命去，……陳先生你贊成嗎？……我想這樣地平淡地活着，不如轟轟烈烈地死去倒有味道些。陳先生！你看看怎樣呢？你贊成嗎？

——喂！密斯章！當小姐不好，要去革命幹什麼呢？我不敢說我贊成你，倘若你的父母曉得了，他們說你受了我的宣傳，那可是不好辦了。密斯章！我勸你還是當小姐好呵！

——什麼小姐不小姐！——她有點微怒了。

——陳先生！請你別要向我說這些混話了。人家向你規規矩矩地說正經話，你却向人家說混話，打鬧……

——呵！請你別生氣！我再不說混話就是了。——我向她道歉地這樣說道：——那嗎，你真要去革命嗎？

——不是真的，還是假的嗎？——她回頭望望灶口內的火，用手架一架柴火之後，又轉過臉向我說道：——再同你說話，火快要滅了呢。你看晚飯將要吃不成了。

——去革命也不錯。——我低微地這樣笑着說了一句。

——陳先生！你能夠介紹我入黨嗎？我要入黨……

——你要入什麼黨？

——革命的黨……

——我自己不屬於任何黨，爲什麼能介紹你入黨呢？

——你別要騙我了！我知道你是的……你

莫不是以爲我不能革命嗎？

——密斯章！不是這樣說法。我真是一個沒有黨的人！

——哎！我曉得！我曉得！你不願意介紹我算了，自然有人介紹我。我有一個同學的，她是，她一定可以介紹我！——她說這話時，一面帶着生氣，一面又表示一種高傲的神氣。

——那嗎，好極了……

我剛說了這一句，忽聽後門“砰！砰！……”有人敲門，我遂走出廚房來開後門，却是淑君的母親回來了。她看見是我開的門，連忙問我淑君在不在家，我說淑君在廚房裏燒飯。

——呵，她在燒飯嗎？好，請你告訴她，叫她趕快將飯燒好，我到隔壁打個轉就回來。——淑君的母親說着說着，又掉轉頭帶着笑走出去了。我看見她這種神情，不禁暗地想道：“也不知這個老太婆現在想着什麼心事呢。她或者以爲我是與她的女兒說情話罷？她爲什麼回來又出去了？讓機會嗎？……”我不覺好笑。

我重新走進廚房，將老太婆的話報告淑君，淑君這時坐在小凳子上，兩眼望着灶口內的火，沒有則聲。我這時想起老太婆的神情，反覺得不好意思起來，隨便含混說幾句話，就走上樓來了。我上了樓之後，一下倒在床上躺着，兩眼望着黑影迷濛中的天花板，腦海裏鼓蕩着一個疑問：“爲什麼淑君的思想現在變到了這般地步呢？……”

從這一次談話之後，我對於淑君更加敬佩了，她原來是一個有志氣的，有革命思想的女子！我本想照實地告訴她我到底是一個什麼人，可是我怕她的父母和兄嫂知道了，將有不便。他們聽見革命黨人就頭痛，時常在我的面前咒罵革命黨人是如何如何地不好，我也跟着她們附和，表示我也是一個老成持重的人。淑君有時看着我附和他們，頗露出不滿的神情，可是有時她就同很明白我的用意似的，一聽着我說些反革命話時，便對我默默地暗笑。

現在淑君是我的同志了，然而我還是不愛

她。有時我在淑君看我的眼光中，我覺察出她是深深地愛我，而同時又在無可如何地怨我。我覺察出來這個，但是我有什麼方法來避免呢？我祇得佯做不知道，使她無從向我公開地表示。我到底爲什麼不會起愛淑君的心呢？她有什麼不好的地方？我到現在也還說不清楚。也許是因爲她不美的原故罷？也許是的。如果單單是因爲這個，唉！那我不愛她簡直是罪過呵！

我漸漸留心淑君的行動了。往時逢星期日和每天晚上，她總是在家的，現在却不然了：星期日下午大半不在家；晚上呢，有時到十一二點鐘才回來。她向家裏說，這是因爲在朋友家裏玩，被大家攀住了，是不得已的。因爲她素來的行爲很端正，性情很和順忠實，她的家裏人也就不十分懷疑她。可是我看着淑君的神情，——照着她近來所看的關於主義的書報，及她對我所說的一些話，我就知道她近來是在做所謂秘密的革命的工作。我暗暗地對她慚愧，因爲我雖然是自命爲一個革命黨人，但是我浪漫性成，不慣

於有秩序的工作，對於革命並不十分努力。唉！說起來，我真是好生慚愧呵！也許淑君看着我這種不努力的行爲，要暗暗地鄙視我呢。

一個人的思想和行爲之變遷，真是難以預定。當我初見着淑君的時候，她的那種極普通的，樸實而謹慎的性格，令我絕對料不到她會有今日。但是今日，今日她已經成爲一個所謂“危險的人物”了。

四

轉眼間已是北風瑟瑟，落葉蕭蕭，寒冬的天氣了。近來飄泊海上的我，越發沒有事做，因為[S]大學犯了赤化的嫌疑被封閉了，我的教職也就因之停止了。我是具有孤僻性的一個人，在茫茫的上海，我所交接的，來往的朋友並不多，而在這不多的朋友之中，大半都是所謂危險的分子，他們的工作忙碌，並沒有許多閒工夫同我這種閒蕩的人周旋。除了極無聊，極煩悶，或是我對於政局有不了解的時候，我去找他們談談話，其餘的時候，我大半一個人孤獨地閒蕩，或在屋

裏過着枯寂的讀書做文的生活。淑君是我的一個談話的朋友，但不是一個很深切的談話的朋友，這一是因為我不願意多接近她，免得多引起她對於我的愛念，二也是因為她並不能滿足我談話的慾望。她近來也是一個忙人了，很少有在家的時候，就是在家，也是手裏拿着書努力地讀，我當然不便多煩擾她。她近來對於琴也少彈了，歌也少唱了；有時，我真感謝她，偶爾聽着她那悠揚而不哀婉的琴聲和歌聲，我竟爲之破除了我的枯寂的心境。

「淑君近來對我的態度似乎恬靜了些。我有時偷眼瞟看她的神情，動作，想探透她的心靈。但是當她的那一雙大眼閃灼着向我望時，我即時避開她的眼光，——唉！我真怕看她的閃灼的眼光！她的這種閃灼的眼光一射到我的身上時，我似乎就感覺到：“你說！你說！你這薄情的人！你爲什麼不愛我呢？……”這簡直是對我的一種處罰，令我不得不避免牠。但是迄今我回想起來，在她的那看我的閃灼的眼光中，她該給了我

多少誠摯的愛呵！領受到女子的這種誠摯的愛的人，應當是覺得很幸福的，但是我當時極力避免牠……唉！我，我這蠢材！在今日隱忍苟活的時候，在這一間如監獄似的，鳥籠子似的小房子裏，有誰個再用誠摯的愛的眼光來看你呢？唉！我，我這蠢材！……

在汽車馳驅，人跡紛亂的上海的各馬路中，馬路要算是很清淨的了。路兩旁有高聳的，整列的白楊樹；所有的建築物，大半都是稀疏的，各自獨立的，專門住家的，高大的洋房，牠們在春夏的時候，都為叢叢的綠陰所包圍，充滿了城市中別墅的風味。在這些洋房內居住的人們，當然可以想像得到，不是我們本國的資本家和官僚，即是在中國享福的洋大人。至於飄零流浪的我，雖然也想像到這些洋房內佈置的精緻，裝璜的富麗，以及內裏的人們是如何地快樂適意……但是我就是做夢，也沒曾想到能够在裏邊住一日。我只有在外邊觀覽的幸福。

一日午後，覺得在屋內坐着無聊已極，便走

出來沿着A路散步。迎面的刺人的西北風吹得我抬不起頭來，幸而我身上着了一件很破的，不值錢的羊皮袍，還可以抵當寒氣。我正在俯首思量“洋房與茅棚”，“穿狐皮裘的資本家與衣不蔽體的乞丐”……這一類的問題的當兒，忽然我聽得我的後邊有人喊我：

——季俠！

我回頭一看，原來是半年不見的俞君同他的一位女友。俞君還是與從前落拓的神情一樣，沒會稍改，他這時身穿着藍布面的黑羊皮袍，頭上帶一頂俄國式的絨帽，看來好像是一位商人。他的女友，呵！他的女友實令我驚奇！這是一位異常華麗豐艷的女子：高高的身材，豐腴白淨的面龐，硃紅似的嘴唇，一雙秋水盈盈，秀麗逼人的眼睛，——就是這一雙眼睛就可以令人一見消魂！她身穿着一件墨綠色的花緞旗袍，頸項上圍着一條玫瑰色的絨巾，種種襯托起來，她好像是一株綠葉豐饒，花容煥發的牡丹。我淺視了她一下，不禁暗暗地奇怪俞君，落拓的俞君，居然

交接了這麼樣一個女友……

——這就是我向你說過的陳季俠先生，——
——俞君把我介紹與她的女友後，又轉而向我說道：——這是密斯黃，是我的同鄉。

——呵呵！……——我又注視了她一下，她也向我打量一番。

——季俠！這樣冷的天氣，你一個人在這兒走着幹什麼呢？

——沒有什麼，閒走着。你幾時從C地回上海的？

——回來一個多禮拜了，我一到上海就想看你，可是不知你到底住在什麼地方。你住在什麼地方？

——離此地不遠。可以到我的屋裏坐一坐嗎？

——不，季俠，天氣怪冷的，我想我們不如同去吃一點酒，吃了酒再說，好不好？——俞君向我說了之後，又轉過臉笑吟吟地向他的女友問道：——密斯黃！你贊成嗎？

——贊成，——密斯黃帶笑地點一點頭。

於是我們三人一同坐黃包車來到大世界隔
壁的一家天津酒館。這一家酒館是我同俞君半
年前時常照顧的，雖不大，然而却不煩雜，菜的
味道也頗合口。矮而胖的老板見着我們老主顧
到了，額外地獻殷勤，也許是因為密斯黃的力量
值得他這樣的罷？

我們隨便點了幾碗菜，就飲起酒來。肺癆症
的俞君還是如從前一樣地豪飲，很坦然地毫不
顧到自身的健康。豐腴華麗的密斯黃飲起酒來，
倒令我吃驚，她居然能同我兩個酒鬼比賽。她
飲了幾杯酒之後，她的兩頰泛起桃色的紅暈，更
顯得嬌艷動人。我暗暗地為俞君高興，“好了！好
了！你現在居然得到這麼樣的一個美人……幸
福得很！……”但我同時又替他擔憂：“呵！你這
個落拓的文人，你要小心些！你怎麼能享受這麼
樣的帶有富貴性的女子呢？……”

但是當我一想到我的自身時，不禁深深地
長嘆了一口氣：流浪的我到現在還沒有遇到一

個愛我的，如意的女子，說起來，真是令我好生慚愧！像俞君這樣落拓的人，也居然得到了這麼樣的一個美人；而我……唉！我連俞君都不如！……如果淑君是一個美麗的女子，那我將多麼榮幸呵！但是她，她引不起我的愛情來……唉！讓我孤獨這一生罷！……我越想越牢騷，我的臉上的血液不禁更爲酒力激刺得發熱，而劇烈地泛起紅潮來了。

在談話中，我起初問起C地的情形，俞君表示深切的不滿意，他說，什麼革命不革命，簡直是胡鬧，革命這樣革將下去，簡直一千年也沒有革好的希望！他說，什麼左右派，統統都是投機，都是假的……我聽了俞君的這些話，一方面驚佩他的思想激烈，一方面又想像到那所謂革命的根據地之真實的情形。關於C地的情形，我是老早就知道的，今天聽到這位無黨派的俞君的話，我更加確信了。我對於革命是抱樂觀的人，現在聽了俞君的這種失意的，悲觀的敘述，我也不禁與他同感了。

我們談到中國文壇的現狀，又互相詢問各人近來有沒有什麼創作。我們越飲興致越濃，興致越濃，越談到許多雜亂無章的事情。我是正苦於過着枯寂生活的人，今天忽遇着這個好機會，不禁飲得忘形了。更加在座的密斯黃的秀色爲助飲的好資料，令我暗暗地多飲了幾杯，視酒如命的俞君，當然興致更濃了。

——今天可惜密斯鄭不在座，——俞君忽然向密斯黃說道：——不然的話，我們今天倒更有趣些呢！

——君實，說的哪一個密斯鄭？——我插着問。

——是密斯黃的好朋友，人是非常好的一個人。——俞君說到此地，又轉過臉向着密斯黃說道：——密斯黃！我看密斯鄭與陳先生很相配，我想把他倆介紹做朋友，你看怎麼樣？我看的確很相配……

難道說陳先生還沒有……？——密斯黃用她的秀眼瞟一瞟我，帶着笑向俞君這樣很含蓄

地說道：——若是陳先生願意，這件事情我倒很願意幫忙的。

我覺得我的面色更加紅起來了。好湊趣的俞君，聽了密斯黃的話，便高興得鼓起掌來，連聲說道：“好極了！好極了！……”在這一種情景之下，我不知向他們說什麼話是好。我有點難為情，只是紅着臉微笑。但是我心裏却暗暗地想道：“也許我這一次要遇着一個滿意的女子了！也許我的幸運來了，……照着他們倆的語氣，這位密斯鄭大約是不錯的。……”我暗暗地爲我自己歡喜，爲我自己慶祝。在這時我不願想起淑君來，但是不知爲着什麼，淑君的影子忽然閃到我的腦海裏：她睜着兩隻大眼，放出閃灼的光，只向我發怒地望着，隱約地似乎在罵我：“你這蠢材！你這不分皂白，不知好歹的人，放着我這樣純潔地愛你的人不愛，而去亂愛別人，你真是在製造罪過呵！……”我覺着我的精神上無形地受了一層嚴厲的處罰。

——那嗎，密斯黃！——俞君最後提議道！

——我們明天晚上在東亞旅館開一間房間，把密斯鄭請到，好使陳先生先與她認識一下。

密斯黃點點頭表示同意，我當然是不反抗的。到這時，我們大家都飲得差不多了，於是會了賬，我們彼此就分手，——俞君同他的女友去尋人，我還是孤獨地一個人回到自己的屋裏，靜等着踐明天晚上的約會。我進門的時候，已經是六點多鐘了，淑君同她的家人正在吃晚飯呢。淑君見着我進門，便立起身來問我是否吃過飯，我含混地答應一句吃過了，但是不知怎的，這時我怕抬起頭來看她，我的一顆心祇是跳動，似乎做了一件很對不起她的事。

——陳先生！你又吃酒了罷？——淑君很害突地問我這一句。

——沒……沒有……

我聽了淑君的話，我的內心更加羞愧起來，即刻慌忙地跑上樓來了。平素我吃多了酒的時候，倒在床上即刻就會睡着的，但是今晚却兩樣了：我雖然覺得醉意甚深，周身疲倦得很，但總

是輾轉地睡不着。“密斯黃真是漂亮，然而帶有富貴性，不是我這流浪人所能享受的。……密斯鄭不知到底怎樣？……也許是不錯的罷？呵！反正明天晚上就可以會見她了。……淑君？唉！可憐的淑君！……”我總是這樣地亂想着，一直到十二點多鐘還沒有合眼。寒冷的月光放射到我的枕邊來，我緊裹着被蓋，側着頭向月光凝視着……

五

在上海，近來在旅館內開房間的風氣，算是很盛行的了。未到過上海的人們，總都以爲旅館是專爲着招待旅客而設的，也祇是旅客才進旅館住宿。可是上海的旅館，尤其是幾個著名的西式旅館，却不合乎這個原則了：牠們近來大部分的營業是專靠本住在上海的人們的照顧。他們以旅館爲娛樂場，爲交際所，爲軋姘頭的陽台……因爲這裏有精緻的縐絲床，有柔軟的沙發，有漂亮的棹椅，有清潔的浴室，及招待周到的僕役。在一個中產家庭所不能設備的，在這裏都

應有盡有，可以說是無所不備，因之幾個朋友開一間房間，而藉以為談心聚會的地方，這種事情是近來很普通的現象了。

不過窮苦的我，却不能而且不願意多進入這種場所。手中寬裕些而好揮霍的愈君，却時常幹這種事情。他爲着要介紹密斯鄭同我認識，不惜在東亞旅館開了一間價錢很貴的房間，這使我一方面很樂意，很感謝他的誠心，但我一方面又感覺着在這類奢華的環境中有點不舒服。這也許是因爲我還是一個鄉下人罷，……我很奇怪，當我每進入到裝璜精緻，布置華麗的樓房裏，我的腦子一定要想到黃包車夫所居住的不蔽風雨的草棚及污穢不堪的貧民窟來。在這時我不但不感覺到暢快，而且因之感覺到一種懲罰。我知道我的這種習慣是要被人譏笑的，但是我沒有方法把牠免除掉。……

我們的房間是開在三層樓上。當我走進房間時，愈君和兩位女友——一個是密斯黃，其她一個是密斯鄭無疑。——已經先到了。他們正圍

着一張被白布鋪着的圓棹子談話，見我進來了，便都立起身來。俞君先說話，他責我來遲了，隨後他便爲我們彼此介紹了一下。介紹了之後，我們就了座，也就在我就坐的當兒，我用力地向密斯鄭瞟了一眼，不料我倆的目光恰相接觸，不禁兩下即刻低了頭，覺着有點難爲情起來。

這是一個很樸素的二十左右的女子。她的服裝——黑緞子的旗袍——沒有密斯黃的那般鮮艷；她的頭髮蓬鬆着，不似密斯黃的那般光潤；她的兩眼放着很溫靜的光，不似密斯黃的那般清俐動人；她的面色是帶有點微微的紫黑色的，若與密斯黃的那般白淨而紅潤的比較起來，那簡直不能引人注目了。她的鼻梁是高高的，嘴唇是厚的，牙齒是不潔白的，若與淑君的那副潔白而整飭的牙齒比較起來，那就要顯得很不美麗了。總而言之：這是一個很樸素的女子，初見時，她顯現不出她有什麼動人的特色來。但是你越看她久時，你就慢慢地覺得她可愛了：她有一種自然的樸素的美；她的面部雖然分開來沒有

動人的處所，但是整個的却很端整，配置合宜；她的兩頰是很豐滿的，這表現她不是一個薄情相；她的態度是很自然而溫厚的，沒有浮燥的表現；她的微笑，以及她說話的神情，都能顯露出她的天真的處女美來。

俞君在談話中極力稱譽我，有時我覺着他稱譽太過度了，但是我感激他，因為他的稱譽，我可以多博得密斯鄭的同情。我覺着她不斷地在瞟看我，我覺着她對我已經發動了愛的情苗了。這令我感覺得異常的愉快和幸福，因為我在繼續的打量之中，已經決定她是一個很可愛的姑娘，並以為她對於我，比密斯黃還可愛些。在我的眼光中，密斯黃雖然是一個很美麗的女子，然太過於豐艷，帶有富貴性，不如密斯鄭的樸素的美之中，含有很深厚的平民的風味。所以我初見密斯黃的時候，我只驚異她的美麗，但不曾起愛的念頭，但今日一見着密斯鄭的時候，我即覺得她有一種吸引我的力量。我愛上她了！……

——密斯鄭是很革命的，而陳先生又是一

個革命的文學家，我想你們兩個人一定是很可以做朋友的。——俞君說。

——陳先生！玉弦很佩服你，你知道嗎？我把你的作品介紹給她讀了之後，她很贊嘆你的志氣大，有作為……——密斯黃面對着我這樣說，我聽了她的話，心中想道：“原來她現在才知道我的……”

——我與玉弦是老同學，——密斯黃又繼續說道：——多年的朋友，我知道她的為人非常好。我很希望你們兩個人，陳先生，做一對很好的朋友，並且你可以指導她。

——呵呵……我不好意思多說話。我想同密斯鄭多談一些話，可是她總是帶笑地，或者也可以說是痴愚地緘默着，不十分大開口。我當然不好意思硬逼着同她多談話，因為第一次見面，大家還是陌生，還是很隔膜的。我祇覺得她偷眼瞟看我，而我呢，除開偷眼瞟看她而外，不能多有所親近。在明亮的燈光的底下，我可以說我把她細看得很清楚。我越看她，越覺得她的樸素

的美正合我的心意。我總以為外貌的神情是內蘊的表現，因之我就斷定了密斯鄭的外貌是如此，她的內心也應當如此。我不知不覺地把她理想化了，我以為她的確是一個值得為我所愛的姑娘。但是，我現在纔知道：若僅以外貌判斷人的內心，必有不可挽回的錯誤，尤其是對於女子…

我們輪流地洗了澡之後，——俞君最喜歡在旅館裏洗澡，他常說幾個朋友合起股來開一個房間洗澡，實比到浴室裏方便得多。——又是俞君提議叫茶房送幾個菜來大家飲酒，我很高興地附議，兩位女友沒有什麼表示。我暗暗地想道，是的，今天正是我痛飲的時候，我此時痛飲一番，不表示表示我的愉快，還待何時呢？…
…我想到此處，又不禁兩隻眼瞟看我的將來的愛人。

密斯鄭簡直不能飲酒，這有點令我微微地掃興，密斯黃的酒量是很大，一杯一杯地毫不相讓。在飲酒的時候，我藉着酒興，亂談到一些東西南北的問題，最後我故意提起文學家的命運

來。我說，東西文學家，尤其是負有偉大的天才者，大半都是終身過着潦倒的生活，遭逢世俗的毀謗和嫉妬；我說，我們從事文學的，簡直不能生做官發財的幻想，因為做官發財是要妨礙創作的，古人說“詩窮而後工”是一句至理名言；我說，偉大的文學家應具有偉大的反抗精神……我所以要說起這些話的，是因為我要探聽密斯鄭的意見。但她雖然也表示靜聽我的話的樣子，我却覺得她沒曾有深切的注意。我每次笑吟吟地徵詢她的意見，但她總笑而不答，倒不如密斯黃還有點主張。這真有點令我失望，但我轉而一想，也許因為她含羞帶怯的原故罷？……初次見面，這是當然的事情……於是我原諒她，祇怪自己對於她的希望太大了，終把我對於她的失望遮掩下去。

等我們飲完酒的時候，已經是十一點多鐘了。俞君留在旅館住夜，他已是半醉了；我送兩位女友回到S路女學，——密斯鄭是S路女學的教員，密斯黃暫住在她的寓所——之後，還是

回到自己的家裏來。這時夜已深了，馬路上的寒風吹到臉上，就同被小刀刺着似的，令人耐受不得，幸而我剛飲過酒，酒的熱力能鼓舞着我徒步回來。

我的房東全家都已睡熟了。我用力地敲了幾下門，才聽得屋裏面有一個人問道：“哪一個？”我答應道：“是我。”接着便聽到客堂裏有替塔替塔的脚步聲。門縫裏閃出電燈的光了。

——是哪一個呀？——這是淑君的聲音。

——是我。

——是陳先生嗎？

——是的，是的。真對不起得很……

我未將話說完，門已經呀的一聲開了。

——真正地對不起的很，密斯章；這樣冷的天氣，勞你起來開門，真是活有罪！……我進門時這樣很道歉地向她說，她睡態惺忪地用左手揉眼，右手關門，懶洋洋地向我說道：

——沒有什麼，陳先生。

我走進客堂的中間，藉着燈光向她仔細一

看：（這時她已立在我的面前），她下身穿着單薄的花褲，上身穿一件紅絨的短衫；她的胸前的兩個圓圓的乳峯躍躍地突出，這令我在一瞬間起了用手摸摸的念頭。說一句老實話，這時我已經動了肉感了。又加之燈光射在她的紅絨衫上而反映到她的臉上，弄得她的臉上蕩漾着桃色的波紋，加了她平時所沒有的美麗。她這時真有嫵媚可人的姿態了。我爲之神馳了一忽：我想向前擁抱她，我想與她接吻……但是我終於止住我一時的感覺的衝動，沒有放蕩起來。

——陳先生！你又從什麼地方吃酒回來，是不是？——淑君很嫵媚動人地微笑着向我問道：——滿口都是酒氣，怪難聞的，你也不覺得難過嗎？

——是的，我今晚又吃酒了。——我很羞慚地回答她。

——陳先生！你爲什麼這樣愛吃酒呢？你上一次不是對我說過，你不再吃酒了麼？現在爲什麼又……？——她兩眼釘着我，帶着審問我的神

氣。我這時真是十分羞愧，不知如何回答她是好。

——我也不知道我爲什麼這樣好吃酒……
唉！說起來，真是豈有此理呢！……

——酒吃多了是很傷人的，陳先生！……

她說這一句話時，內心也不知包藏着好多層厚的深情！我深深地感激她：除開我的母親而外，到如今從沒曾有這樣關注我的人。過慣流浪生活的我，很少能夠領受到誠摯的勸告，但是淑君却能夠這樣關注我，能夠給我以深厚的溫情，我就是鐵石心腸，也是要感激她的。但是我這渾蛋，我這薄情的人，我雖然感激她，但不會愛她。今日以前我不會愛她，今日以後我當然更不會愛她的了，因爲密斯鄭已經把我的一顆心拿去了，我已決定把我的愛交與密斯鄭了。

——密斯章，我真感激你！從今後我總要努力聽你的勸告了。酒真是害人的東西！——我很堅決地這樣說。

——我很希望你能聽我的話……

——呵！時候已經不早了，——我看一看表就驚異地說，——已經十二點多了。天氣這樣的冷，密斯章，你不要凍涼了才好呢。我們明天會罷！——我說了這幾句話，就轉過臉來預備走上樓去，走了兩步，忽又聽得淑君在顫動地叫我：

——陳先生！

——什麼，密斯章？——我反過臉來問她。

淑君低着頭沉吟了一下，不作聲，後來抬起頭來很羞澀地說道：——沒有什麼，有話我們明天再說罷……

我不曉得淑君想向我說的是一些什麼，但我這時感覺得她是很興奮的，她的一顆心是在跳動。又或者她喊我這一聲，想向我說道：“陳先生！我……我……我愛你……你曉得嗎？……”如果她向我這樣表示，面對面公開地表示時，那我將怎麼樣回答她呢？我的天王爺！我真不知我將如何回答她！我如何回答她呢？愛她？或是說不愛她？或是說一些別的理由不充足的拒絕的話？…還好！幸而她終於停住了她要向我說

的話。

——我祝你晚安！——說了這一句話，我就很快地走上樓來了。在我初踏樓梯的時候，我還聽到淑君長嘆了一口氣。

六

窗外的冷雨淒淒，尖削的寒風從窗縫中吹進，浸得人毛骨聳然。舉目看看窗外，只見一片煙霧迷濛，整個的上海城沈淪於灰白色的死的空氣裏，這真是令人易感多愁，好生寂寞的天氣。我最怕的是這種天氣；一遇到這種天氣時，我總是要感到無端的煩悶，什麼事都做不得，曾記得在中學讀書的時候，那時對這種天氣，常喜拿起筆來寫幾首觸景感懷的牢騷詩詞，但是現在，現在却沒有往昔那般的興致了。

清早起來，兩眼向窗外一望，即感覺得異常

的不舒服。昨晚在東亞旅館會聚的情形尙縈迴於腦際，心中想道，今天若不是天陰下雨，我倒可以去看看密斯鄭……但是這樣天陰，下雨，真是討厭極了！……我越想越恨天公的不做美，致我今天不能會着昨晚所會着的那個可愛的人兒。

吃過早餐後，我即在樓下客堂與淑君的兩個小姪兒鬥着玩。淑君的母親到隔壁人家打麻雀去了，與淑君同留在家中的只有她的嫂嫂。淑君躺在籐椅子上，手裏拿着一本將來之婦女，在那裏很沉靜地看；她的嫂嫂低着頭爲着她的小孩子縫衣服。我不預備擾亂她們，倘若她們不先同我說話，那我將不開口。我感覺得淑君近來越發用功起來了，只要她有一點閒空，她總是把這一點閒空用在讀書上。幾月前她很喜歡繡花縫衣等等的女工，現在却不大做這些了。她近來的態度很顯然地變爲很沉默的了，——從前在吃飯的時候，她總喜歡與她的家人做無意識的辯論，說一些瑣屑而無味的話，但是現在她却很少有發言的時候。有時偶而說幾句話，可是在這幾

句話之中，也就可以見得現在的她與以前的不同了。

——陳先生！——淑君直坐起來，先開口向我說道：——你喜歡研究婦女問題嗎？有什麼好的關於婦女問題的書，請介紹幾本給我看看。

——我對於婦女問題實在沒有多大研究。——我微笑着這樣地回答她。——我以為你關於這個問題比我要多知道一些呢。密斯章！你現在研究婦女問題嗎？

——說不上什麼研究不研究，不過想看看幾本書罷了。明天有個會……，——她看看她的嫂嫂，又掉轉話頭說道：——呵，不是，明天有幾個朋友，她們要求我做一篇“女子如何才能解放”的報告，我沒有辦法……——她的臉微微地紅起來了。

——女子到底如何才能解放呢？我很想聽聽你的意見。

——我的意見是，如果現在的經濟制度不推翻，不根本改造一下，女子永遠沒有解放的希

望……陳先生！你說是嗎？我以為婦女問題與勞動問題是分不開的。……

——密斯章！我聽你的話，你的學問近來真是很進步呢！你的意見完全是對的。現在的經濟制度不推翻，不但你們女子不能解放，就是我們男子又何嘗能得解放呢？

淑君聽了我的話，表現一種很滿意的神情，她的嫂嫂聽到我們說什麼“女子……”“男子……”抬起頭來，很猶疑地看看我們，但覺得不大明白似的，又低下頭繼續她的工作了。今天的談話，真令我驚異淑君的進步，——她的思想很顯然地是很清楚的了。

——現在的時局很緊急，——她沉吟半晌，又轉變了說話的對象。——聽說國民軍快要到上海了，你的意思是……？

——聽說是這樣的，——我很遲慢地回答她。——不過國民軍就是到了，情形會變好與否，還很難說呢。……

——不過我以為，無論如何，總比現在要好

些！現在的時局簡直要人的命，活活地要悶死人！……這幾天聽說又在殺人罷？

——哼！……——我嘆了一口長氣。

天井內的雨越下越大了。我走到客堂門前，向天空一望，不禁很苦悶地嘆着說道：

——唉！雨又下得大了！這樣的天氣真是令人難受呵！坐在屋裏，實在討厭！沒有辦法！

——陳先生！——淑君的嫂嫂忽然叫我一聲。

——什麼？……——我轉過臉來莫明其妙地望着她。她抬起頭來，暫時擱置她的工作，笑嘻嘻地向我說道：

——陳先生！我看你一個人怪不方便的，怪寂寞的，你爲什麼不討一個大娘子呢？討一個大娘子，有人侍候你，也有人談心了，那時多麼好呢！一個人多難熬呵！……

這時淑君聽見她嫂嫂說這些話，又向椅子上躺下，把臉側向牆壁，重新看起書來。我簡直不知如何答覆這個問題爲好，及見到淑君的神

情，我不覺更陷到很困難的境地。我正在爲難的當兒，恰好聽見有人敲門，我於是冒着雨跳到天井內開門。我將門開開一看時，不禁令我驚喜交集，呵，原來是密斯鄭！這真是我所料不到的事情呵！我雖然一邊同她們談話，一邊心裏想着密斯鄭的身上，但總未想到她恰於這大雨淋漓的時候會來看我。她的出現真令我又驚，又喜，又感激；在這一瞬間，我簡直把淑君忘却了。唉！可憐的淑君！……

——呵呵！原來是你！這樣大的雨……——我驚訝地這樣說。我只見得她雙手撐着雨傘，裙子被雨打濕了一半，一雙腳穿着的皮鞋和襪子，可以說是完全濕透了。她見我開了門，連忙走進客堂，將傘收起，蹣一蹣腳上的水，上氣接不到下氣，很急喘地向我說道：

——我，我出門的時候，雨是很小的，誰知剛走到你們這個弄堂的轉角，雨忽然大起來了。唉！真是糟糕的很！你看，我渾身簡直淋漓得不像個樣子！

——呵呵！讓我來介紹一下：——這時淑君站起來了，兩眼只注視來人，面上顯然露出猶疑而失望的神情。——這是密斯章，這是密斯章的嫂嫂，這位是密斯鄭。

呵呵！密斯鄭……——淑君勉強帶着笑容地這樣說。我這時也顧不得淑君和她的嫂嫂是如何地想法，便一把將密斯鄭的雨傘接在手裏，向她說道：

——我住在樓上，請到我的房裏去罷！

這是密斯鄭第一次到我的房裏。她進我的房門的時候，向房內上下四周瞟看了一下，我也不知道她是否滿意於我房內的佈置，我沒有問她的意見。我請他坐在我的書桌旁邊的一張木椅子上，我自己面對着她，坐在我自己讀書寫字的椅子上。她今天又穿了一身黑色的服裝，姿態同昨天差不多，不過兩頰爲風吹得紅如兩朶芍藥一樣。

——今天我上半天沒有功課，——她開始說道——特爲來看看陳先生。出學校門的時候，

雨是下得很小的，不料現在下得這樣大。——她低頭看看自己的腳。——渾身濕得不成樣子。

——呵，這樣大的雨，勞你來看我，真是有罪的很！……密斯黃還在學校裏嗎？

——她去找俞先生去了。

我們於是開始談起話來了。我先問起她的學校的情形，她同密斯黃的關係等等，她爲我述說了之後，又問起我的生活的情形，我告訴她，我是一個窮苦的，流浪的文人，生活是不大安定的。她聽了似乎很漠然，無所注意。我很希望她對於我的作品，我的思想，我的生活情形，有所評判，但她對於我所說的一些話，只令我感覺得她的思想很蒙混，而且對於時事也很少知道。論她的常識，那她不如淑君遠甚了。她的談話只表明她是一個很不大有學識的，蒙混的，不關心外事的小學教師，一個普通的姑娘。但是這時我爲所謂樸素的美所吸引住了，並不十分注意她的這些內的質量。我還以爲我倆初次在一塊兒談話，兩下都是很局促的，當然有許多言不盡意的

地方。因為我愛上她了，所以我原諒她一切。…

…

“下這樣大的雨，她今天倒先來看我，可見得她對我是很有意思了。也好，我就在她的身上，解決我的戀愛問題罷，不解決真是有點討厭呵！……她似乎也很聰明的樣子，我可以好好地教導她。……”我這樣暗暗地默想着，她今天這次冒雨的來訪，實在增加了我對於她的愛戀。我越看她越可愛，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忠實的女子，倘若她愛上我，她將來不致於有什麼變動。我所需要的就是忠實，倘若她能忠實地愛我，那我也就很滿足了，決不再起別的念頭。……如此，我似乎覺得我真正地愛上她了。

我倆談了兩個多鐘頭的話。樓下的掛鐘已敲了十一下，她要回校去了；我邀她去到館子吃飯，可是她說下午一點鐘有課，恐怕就誤了，不能去。我當然不好過於勉強她。當她臨行的時候，她說我不方便到她的學校裏去看她，因為同事們要說閒話，如果她有空時，她就到我住的地

方來看我……我聽了她的話，不禁暗暗地有點奇怪：“她是當先生的，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同事們說閑話？有什麼閑話可說？……呵！也罷，也許是這樣的。只要她能常常到我這兒來就好了。……”

我送她下樓，當我們經過淑君的身旁時，淑君還是斜躺在籐椅子上面，面向着牆壁看書，毫不理會我們，似乎完全不覺察到的樣子。這時她的嫂嫂在廚房裏燒飯。當我將密斯鄭送出門外，回轉頭來走到客堂時，淑君的嫂嫂連忙由廚房跑出來向我問道：

——她是什麼人？是你的學生還是你的……？

——不，不是，她不是我的學生，是我認識的一個朋友。——我很羞怯地這樣回答她。我暗暗斜眼瞟看淑君的動靜，她似乎沒有聽到我們說話的樣子。她連看我們也不看一下，這時我心中覺着有點難過，似乎有人在暗暗地責罰我。我想向淑君說幾句話，但是我說什麼話好呢？她這

時似乎在沉靜地看書，但是她真是在看書嗎？…

…接着淑君的嫂嫂帶着審問的口氣又問我道：

——你的女朋友很多嗎？

——不，不，我沒有幾個女朋友……

——我告訴你，陳先生！女朋友多不是好事情，上海的女拆白黨多得很，你要當心些呵！…

…——說至此，她向淑君看一看，顯然露出爲淑君抱不平的神情，我不禁也隨着她的眼光向淑君溜一下，看着她仍是不作聲地看書，連動都不一動。

——交女朋友，或是娶大娘子，——她又繼續地說道：——都是要檢有良心的，靠得住的，陳先生，你曉得嗎？漂亮的女子大半都是靠不住的呵！……——說完話，她即掉轉頭走向廚房去了。

她簡直是在教訓我，不，她簡直是在發牢騷，爲淑君抱不平。我聽了她的話，不禁微微地有點生氣，但是沒有表示出來。我兩眼筆直地看着她走向廚房去了。我這時的情緒簡直形容不

出：是發怒？是慚愧？是羞赧？是……？我簡直一瞬間陷於木偶般的狀態，瞠目不知所言。過了半晌，我又掉轉頭來看看淑君，但是淑君還是繼續地在看書，一點兒也不理會我。我偶然間覺着難過極了！我想向她說幾句話，但是我找不出話來說，並且我不敢開口，我似乎覺着我是一個犯了罪過的罪犯，現在正領受着淑君的處罰，雖然這種處罰是沉默的，無形的，但是這比打罵還嚴厲些。我最後無精打彩地跑上樓來了。半點鐘以前，密斯鄭所給與我的愉快，安慰和幻想，到這時完全消沉下去，一縷思想的線只繞在淑君的身上，我也不明白這是因為什麼，我自己覺得很奇怪：我對於淑君並沒有愛的關係，因之，對於她並不負什麼責任，為什麼今天淑君的冷淡態度，能令我這樣地悵惘呢？……

一上了樓，我即直躺在床上，滿腦子亂想，不覺已到了吃中飯的時候。往時到了吃飯的時候，如果淑君在家，大半都由於淑君叫我下樓吃飯，但是今天却不然了“飯好了，下來吃飯呀，

陳先生！”這不是淑君的聲音了，這是淑君嫂嫂的聲音！爲什麼淑君今天不叫我了？奇怪！……我聽見不是淑君叫我吃飯的聲音，我的一顆心簡直跳動起來了。“我今天還是下去吃飯呢，還是不下去？……”我這樣地猶豫着，也可以說是我有點害怕了。結果，我的肚子命令我下去吃飯，因爲我已經餓得難受了。

我們還是如往時地共棹吃飯。淑君的母親坐在上橫頭，今天也似乎有點不高興的神氣，這是因爲輸了錢，還是因爲……？淑君的嫂嫂坐在下橫頭，默默地餵她的小孩子。淑君坐在我的對面，她的神氣，呵，她的神氣簡直給我以無限的難過。他這時的臉色是灰白的，一雙大眼充滿了失望的光，露出可憐的而抱怨的神情。我不敢正眼看她；我想說些話來安慰她，但是我能說些什麼話呢？我們三人這樣地沉默着，若除了碗筷的聲音，那嗎全室的空氣將異常地寂靜，如同無人在內的。這種現象在往時是沒有的。

這種寂靜的空氣將我窒壓得極了，我不能

再忍受，就先勉強地開口說道：

——老太太！今天打牌運氣好嗎？贏了多少錢哪？

——沒有贏多少錢，——她很冷淡地回答我。——沒有事情，打着玩玩。——大家又重復沉默下來了。

——陳先生！——淑君忽然發出很顫動的聲音，似乎經了許多周折，躊躇，忍耐，才用力地這樣開口說道：——你今天出去嗎？

——不出去，密斯章。——我很猜疑地望着她，這時她的臉略起了一層紅暈，兩眼又想看我，又不敢看我似的，接着又很顫動地問道：

——今天來看你的這個女朋友，她姓什麼呀？

——她姓鄭。

——她現在做什麼事情呀？

——現在一個女子小學裏當教員。

——呵呵！……——她又不說話了。

——現在的女學生真是不得了，——淑君

的母親這樣感慨地說道：——居然自己到處找男朋友，軋姘頭：唉！不成個樣子！……

淑君望了她母親一眼。我聽了她的話，一方面覺得她的話沒有道理，一方面却覺得沒有話好駁斥她。我以為我今天還是以不做聲為妙，同這些老太婆們總是說不出道理來。

——媽，你這話也說得太不對了！哪能個個女學生都亂軋姘頭呢？當然有好的，也有壞的，不可一概而論。——淑君表示不贊成她的母親的意見。淑君的嫂嫂插口說道：

——現在男女學生實行自由戀愛，這不是亂軋姘頭是什麼？去年我們樓上住的李先生，起初本沒有老婆，後來也不知從什麼地方弄來了一個剪了頭髮的女子，糊裏糊塗地就在一塊住起來了。他們向我們說是夫妻，其實沒有經過什麼手續，不過是軋姘頭罷了。後來不知為什麼吵了一場架，女子又跑掉了。

——自由戀愛本來是可以的，——淑君說着這一句話時，將飯碗放下，似乎不再繼續吃的

樣子，呵，她今天只吃了一碗飯！——不過現在有些人胡鬧罷了。女子只要面孔生得漂亮，想戀愛是極容易的事情；而男子呢，也只要女子的面孔生得漂亮，其他什麼都可以不問。男子所要求於女子的，是女子生得漂亮，女子所要求於男子的，是男子要有金錢勢利……唉！什麼自由戀愛？！還不是如舊式婚姻一樣地胡鬧麼？……

淑君說完這些話，就離開桌子，向籐椅子坐下。她又拿起一本書看。我聽了她的話之後，我簡直說不出我的感想來：她是在罵我呢？還是在教訓我呢？還是就是這樣無成見地發發牢騷呢？……

我想在她的面前辯白一下，但我終於止住了口。也好，儘把這些話語，當作淑君對於我的教訓罷！

七

光陰如白駒似的，不斷地前馳；我與密斯鄭的感情也日漸地濃厚起來。相識以來，不覺已過了兩個多月了，在這兩個多月之中，我倆雖然不是每日見面，然至久也不過三四日。我倆有時到公園中散步，有時到影戲院看影戲，有時同俞君和密斯黃一塊兒飲酒談心……總而言之，我的生活由枯燥的變為潤澤的，由孤寂的變為愉快的了。雖然密斯鄭在我面前總是持着緘默的態度，不肯多說話，——據密斯黃說，這是她生來的性格——從未曾真切地將她的思想，目的，願

望，及對於生活的態度……說給我聽過，可是我始終原諒她，以爲她是一個很忠實的姑娘，倘若我能好好地引導她，那她一定可以滿足我的願望。我覺着她是很誠摯地愛我的，若我要求與她結婚，那她決不會表示拒絕的。若她不是誠摯地愛我的，那她爲什麼要同我這樣地接近？爲什麼她在俞君和密斯黃面前，極力地表示對於我有好感？是的，她一定很愛我，而且很了解我……

同時，我覺得淑君對我的態度日漸疎淡了，不，這說不上是疎淡，其實她還勉強着維持她原來對於我的態度，不過時常露出失望和怨望的神情來罷了。我對於她很表同情，我想盡我所有的力量來安慰她，但是我，我不能愛她，我的一顆心不能交給她，這倒如何是好呢？唉！我對不起她，我辜負她對於我的真情了。我應當受嚴厲的懲罰呵！

時局日漸緊張起來了。上海的革命民衆醞釀着對於當地軍閥做武裝的暴動。可敬佩的淑君現在爲着秘密的反抗的工作而勞瘁，很少有

在家的時候。她是在做工會的工作？女工的工作？黨的內部的工作？公開的社會的工作？……關於這些我沒有問她，我以爲我沒有問她的必要。有一次我偶然在她的書中，不注意地翻出一張油印的女工運動大綱，我才敢斷定她近來做的是什麼工作。我想像她努力的情形，不禁暗暗慚愧起來！也許當她在羣衆中聲嘶力竭的時候，就是我陪着密斯鄭或散步，或在戲院尋樂的時候……唉！我這空口說革命的人呵，我這連一個女子都不如的人呵，我真應當愧死！

密斯鄭，呵，現在讓我簡稱他爲玉弦罷，對於革命這回事情，並不表示十分熱心，雖然她從沒表示反對過，在我的理性上說，我知道俞君所說的“密斯鄭是很革命的……”是錯了，但是在我的感情上，我總以爲玉弦不會不是革命的，因爲她了解我，愛我，凡愛我和了解我的女子，絕對不會是不革命的。如此，我以爲玉弦的思想同我一樣，至少也可以被我引到我所要走的路上來。是的，我真是這樣地想着！但是天下的事情

真真不可拿感情來做判斷！玉弦是不是真愛上了我？是不是因為真正了解了我才愛我？這真是一個問題罷？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我還不敢下一堅決的判斷。……

光陰真是快的很，轉眼間又是仲春的天氣了。F 公園內充滿了濃厚的春意：草木着了青綠的衣裳；各種花有的已經展開了笑靨，有的還在發育着牠們的蓓蕾。遊人也漸漸多起來了，男男女女穿着花紅柳綠的衣裳，來來往往好似飛舞的蝴蝶。他們都好似欣幸地擺脫冬季的嚴枯，乍領受春色的溫柔。是的，這正是戀愛的時候，這正是乾坤調協，萬物向榮的時候。

一天下午五點多鐘的光景，F 公園內的遊人已漸漸地稀少了，我與玉弦坐在臨近池邊的椅子上。我倆面對着溫和的，金黃色的夕陽，時而看看夕陽所映射的波影；在談一些普通的話後，我倆很寂靜地沉默着。她慢慢地把她的身子挨近我一點，我也把我的身子挨近她一點，如此，我倆的身子在最後成爲互相倚靠着形勢。

我的心開始跳動起來。我將她的右手緊緊地握着，她並不表示拒絕；我先不敢看他的面目，後來我舉起頭來，我倆的四目恰恰相對，這時她的目光顯然是很熱情而興奮的，她的嘴唇也微微地顫動起來。我覺着我再不能保持平靜的，沉默的態度了，於是我就先開口說道：

——玉弦！你愛我嗎？

——我，我愛你，陳先生！——她很顫動地說。

——不，你莫要再叫我陳先生了。你叫我一聲季俠，親愛的季俠，……這樣地叫一聲……

——親愛的季俠！

——呵，我的親愛的玉弦！我的親愛的妹妹！……

——……

——你真正地愛我嗎？

——我真正地愛你。

——我是一個窮文人，一個窮革命黨人，你不怕我連累你嗎？

——不，不怕……——她停頓了一下才這樣說。

——呵！我的親愛的玉弦！

——我的親愛的季俠！

我一把將她抱到我的懷裏，和她接了很多的甜蜜的吻。這時我愉快，興奮，歡喜到了極度，彷彿進入了仙境的樂園似的。……在熱烈的接吻和擁抱之後，我的一顆爲情愛的火所燒動的心，漸漸地平靜下去，因爲我已決定了她是我的，她是真正愛我的人。

夕陽的金影從大地消逝下去，園內樹叢中間的幾盞稀疏的電燈，漸次地亮將起來，——夜幕已完全展開了。我與玉弦走出園來，到一家小飯館吃了飯之後，我即將她送回學校去。她的學校離我的住處並不甚遠，她進了學校門之後，我即徒步歸來，這時我的滿身心充滿了愉快，希望和幻想，我幻想我倆結婚採取何種的形式，將來的小家庭如何過法，我如何教導她做文讀書，戀愛的生活如何才能維持得永久不變……總之，

我覺着我是一個很幸福的人，我的將來生活有無限的光明。我斷定玉弦真是愛我的人，她將給我很多的幫助，將能永遠使我生活在幸福的懷抱裏。我並且想到我這一夜將做一個很甜蜜的很甜蜜的夢，一個流浪的文人，四處飄泊的我，現在居然確定地得到了一個可以安慰我的女子，我的心境是如何地愉快呢？我從沒有這般愉快過！

幸福的幻想不知不覺地把我送到自家的門口來。我剛要舉手搖動門上的銅環時，忽然聽見裏邊客堂內有爭吵的聲音，於是我就停止扣門，靜悄悄地立着，側耳聽裏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已經這樣大了，替你說婆家，你總是不願意，你說，你到底想怎麼樣呢？難道說在家裏過一輩子嗎？——老太婆的聲音。

——難道說一個女子一定要嫁人嗎？嫁人不嫁人，這是我自己的事情……

——哼！哼！……——這似乎是淑君的父親

在嘆氣。

——現在的時局很不好，你天天不落家，到底幹一些什麼事？你這一包東西從什麼地方拿來的，你說！一個姑娘家怎麼能做這些事，你也不想想嗎？你難道說真個同他們什麼革命地胡鬧嗎？……哼！……你就是不替自己想想，你也應當替我們想想！如果鬧出什麼亂子來，你叫我們怎麼得了！……唉！想不到你近來變到這個樣子！……你嫁人不嫁人，我以為倒沒什麼要緊，可是你什麼革命革命地，那可是不行！……

我聽到此地，不禁暗自想道：“糟了！淑君的事情被她的父親察覺了，這樣怎麼辦呢？……”

——請你們不要大驚小怪的！誰個要去革什麼命來？這一包東西是一個同事交給我的，明天我還是要帶給她的，有什麼大了不得的事情呢？……哼！真是……

你這話是騙誰的呵！……我看你將來怎麼得……得了……萬想不到你現在會變成這……這……這個樣……樣子……——老太婆哭起來

了。

——好，書也不要教了，我們也不缺少這個錢用。你可以在家裏做點事情，不要出去……

——那可不行！坐在家裏不會悶死掉了嗎？什麼都可以，可是閒坐在家裏是不行的；我也不是一个囚犯！……我任着在大馬路被外國人打死都可以，被兵警捉去槍斃也可以，可是要我在家裏坐着像囚犯一樣，那可不行……

——……

聽到此地，我也沒有心思再往下去聽了。我暗自佩服淑君的不屈的精神，我想進去爲她辯白，解一解她的圍困，但是我轉而一想：“不妥當！我自身是一個唆使的嫌疑犯。我老早就被他們疑惑到什麼革命黨人身上去，爲着方便起見，我還是暫且不進去罷。……”於是我走出街口，順着A路閒踱了一回。後來覺着無趣，便跳上電車去S路找朋友。幸而C君在家裏，從他的口裏我得知戒嚴司令部昨天槍斃了幾個煽動罷工的學生，今天又逮捕了許多謀亂的工人。C君爲我

述說了許多關於近來政局的消息。我聽了他的話之後，一時慚愧和憤激的情緒鼓蕩起來；我的一顆心只懸在淑君的身上；一兩點鐘以前，我與玉弦在F公園的情景，幾乎完全被我忘却了。

八

說起來，真也慚愧！我也曾流浪過許多有名的地方，但從未曾去過西湖一次。在上海住了很多年，而上海又是離西湖很近的地方，不過是一夜的火車路程，而我總沒有……唉！說起來，真是慚愧！“到西湖去呵！到西湖去呵！”我也不知道我曾起過多少次的念頭，但每當決定往西湖遊覽的時候，總是臨時遇着了什麼糾葛的事情發生，絆住我不能如願。我夢想的西湖是多麼美麗，風雅和有趣：湖水的清瀟，風月的清幽，英雄美人的遺跡，山邱峯嵐的別致……所謂明媚善

笑的西子，也不知要怎樣地迷戀住遊客的心魂！
“西湖不可不到！我一定要領受一下西子懷裏的
溫柔！我一定要與美麗的湖山做一親切的接吻！
……”我老是這樣地夢想着，但是至今，至今我
還未與西子有一握手的姻緣。

在車馬轟動，煤灰蔽目的上海，真住得我不
耐煩了。我老早就想到一個比較空氣新鮮，人跡
寂靜些的地方，舒一舒疲倦的心懷。自從與玉弦
決定了戀愛的關係之後，我就常常想與她一塊
兒到西湖去旅行。我與她商量了幾次，她甚表同
意。她本是先在杭州讀過書的，屢屢爲我述及西
湖的令人流連不置，我更爲之神魂嚮往。於是我
倆決定利用春假的機會，往西湖去旅行幾天。

但是，我已經說過，我是一個窮苦的文人，
到什麼地方去弄到這一筆旅行費呢？第一次去
遊西湖，總要多預備一點錢，遊一個痛快才好，
況且又與玉弦一塊兒……？我算來算去，至少需
要一百元，可是籌得這一百元却非易事。我是以
賣文爲生的，沒有辦法籌款，我當然又只得要拿

起筆來絞弄心血了。我於是竭力做文章，預備將一篇小說的代價做遊西湖的旅費。我預先已經與一個出版家約好了，他說，若我將這一篇小說完成，我可以預支一百元的版稅。做文章本來是很苦的事情，爲着急忙賣錢而做文章，則更覺得痛苦異常。不過這一次我的希望把我的痛苦壓迫下去了。我想像到有了一百元之後，我可以與玉弦在西湖的懷抱裏領受無限的溫柔：那時我倆或靜坐湖邊，默視湖水的巧笑；或盪舟湖中，領受風月的清幽；或憑弔古跡，交談英雄美人的往事；……呵！那時我將如何愉快呵！我將愉快到不可言狀罷！是的，那時我將成爲世界上一個最幸福的人……

我的一篇長篇小說終於完成了。當我的小說完成的時候，中國的時局却陡然一變：農工的蜂起驅走了軍閥的殘孽，到處招展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革命軍快到了，整個的上海好像改變了面目，完全被革命的空氣所籠罩着了。我一方面欣幸我的小說終於完成了，我快要與玉

弦往西湖做幸福的旅行，一方面又為整個的上海慶祝，因為上海從今後或可以稍得着一點自由了。

——陳先生！從今後你可以不必怕了，上海將要成為革命黨人的天下了！哈哈！——淑君很高興地這樣對我說。

——密斯章，你現在的工作很忙罷？——我問。

——是的，工作忙得很：開會哪，遊行哪，散傳單哪，演講哪……真是忙得很！不過雖是忙也是高興的！

是的，我高興，淑君高興，我們大家都高興，龐大的上海要高興得飛起來了。不過我的高興有兩種：一種高興是與淑君的高興相同的，一種高興却為淑君所沒料到了，我要與玉弦一塊兒往西湖旅行，我要溫一溫西子的嘴唇……但這一種高興，我却不願向淑君表示出來。

——不料我們也有今日呵！——淑君趾高氣揚地這樣說，彷彿她就是勝利的主人。我也跟

着她說道：

——不料我們也有今日呵！

淑君這幾天的確是很忙，很少有在家的時候，她的父母也無可如何，祇得聽她。我還是如政局未變以前的閒散，沒有什麼正式的政治的工作。有時想起，我好生慚愧：淑君居然比我努力得多了！呵！我這不努力的人呵！……

我一心一意祇希望春假的到來，玉弦好伴我去遊西湖，那美麗的，溫柔的，令我久生夢想的西湖。

我一天一天地等着，但是時間這件東西非常奇怪，若你不等牠時，那牠走得非常之快，若你需要牠走快些時，那牠就擺起一步三停的架子，遲緩得令人難耐。“你快些過罷，我的時間之神！你將春假快些送到罷，我的時間之神！呵！美麗的西湖！甜蜜的旅行！……”我真焦急得要命！我祇覺着時間之神好像與我搗亂似的，同時我又擔心我沒有長久保持這百元鈔票的耐性，因為我沒有把錢放在箱內，而不去動牠的習慣。

最後，春假是盼望到了，但是，唉！但是不幸又發生了不幸的事變，報紙上刊登了以下的消息：

“H地發生事變……敵軍反攻過來……流氓搗毀工會……逮捕暴徒分子……全城秩序紊亂……鐵路工人罷工……”

糟糕，西湖又去不成了！唉！西湖之夢又打斷了！

我真是異常地失望！我真未料到我這一次不能圓滿我遊西湖的美夢。錢也預備好了，同伴的又有一個親愛的玉弦，而且政治環境也不如從前的危險了……有什麼可以阻攔我呢？但是現在，唉！現在又發生了這種不幸的事情，——天下的事情真有許多難以逆料的。唉！我的美麗的西湖，我的不幸的中國！……

清早起來，洗了臉之後，連點心都沒有吃，先拿起報紙來看，不幸竟看到了這種失望的消息。我將這一則消息翻來覆去地看了三四遍，我的神經刺激得要麻木了。我的西湖的美夢消逝

了；這時我并未想到玉弦的身上。我好似感得一場大的悲劇快要到來，這一則消息不過是大的悲劇的開始。因此，我的滿身心顫動起來。

“撲通，撲通……”有人走上樓來了。

慘白的，顫動的淑君立在我的面前。她發出急促的聲音來：

——陳先生！你看見了H地的事情嗎？這真是從何說起呀！

我痴呆地兩眼瞪着她，向她點一點頭。

——這是爲着何來？這革命革得好呀！

——哼！——我半晌這樣地嘆道：——密斯章！你以這件事情爲奇怪嗎？S地也要快了罷。……不信，你看着……

淑君兩眼這時紅起來，閃着憤激的光。她憤激得似乎要哭起來了。我低下頭來，不願再看她的神情。我想說幾句話來安慰她一下，但是我自已這時也憤激得難以言狀，實在尋不出什麼可以安慰她的話。

——哼！……哼！——她嘆着氣走下樓去

了。

淑君走後，我即向床上躺下，連點心都忘却吃。我又想起西湖和玉弦了：西湖的旅行又不成事實了，唉！這真是所謂好事多磨！……玉弦今天看了報沒有？她看見了這一則消息，是不是要同我一樣地失望？……她今天上午是沒有課的，她大概要到我這兒來的罷……親愛的玉弦……美麗的西湖……悲哀的中國……可憐的淑君……

我真是異常地憤激和失望。我希望玉弦快些來安慰我，在與玉弦擁抱和接吻中，或者可以消滅我暫時的煩憂。我希望她來，我渴望着她的安慰，擁抱和接吻，但是奇怪，她終於沒有來，也許她今天是很不爽快的罷？也許她今天忙着在罷？不，她今天一定要來！她今天應當來！時間是一秒一分一點地過去了，快到吃午飯的時候了，奇怪，她終於沒有來。

第二天上午玉弦來了。她依然是穿着黑素色的衣服，不過她的面色不似往日來時那般地

愉快了，顯然是很失望的，憂鬱的，或者還可以說，也有幾分是驚慌的。我當然還是如從前一樣地歡迎她，一見她走進我的屋時，我即連忙上前握她的手，抱她吻她，……但她這一次對我的表示却非常冷淡。我雖然感覺得不快，但我却原諒她：也許她身體不舒服罷？也許因為杭州發生事變，我們不能做西湖之遊了，她因之失望，弄得精神不能振作罷？也許她因為別的事故，弄得心境不快罷？……總而言之，我為她設想一切，我原諒她一切。

我倆並排地坐在床沿，我將她的雙手握着。我還想繼續地吻她，但她似乎故意地將面孔掉過去背着我。

——你昨天上午為什麼不來呢？——我問她。

——……

她沒有回答我。我接着又問她道：

——你今天似乎很不高興的樣子，難道有什麼心事嗎？請你告訴我，玉弦！

——沒有什麼心事。——她又沉默下去了。

——那麼，你爲什麼不高興呢？是不是因爲H地發生了事情，我們西湖去不成了？

——西湖去不去，倒沒什麼要緊。

——你到底因爲什麼不高興呢？

玉弦沉吟了半晌，後來很顫動地說道：

——你難道還不曉得嗎？近來，這兩天 ……

——近來什麼呀？

——近來風聲緊的很，他們說要屠殺 時局危險得很……

——這又有什麼要緊呢？

——難道說你……你……不怕嗎？……

——我怕什麼！我也沒有擔任什麼工作，難道說還能臨到我的頭上來嗎？請你放心！

她不做聲，我用手想將她背着我的臉搬過來，但搬過來她又轉將過去了。我這時真猜不透她是什麼意思。若說是她怕我有危險，爲我擔心，那她就應當很焦心地爲我籌劃才對，決不會這樣就同生氣的樣子。若說是因爲憤激所致，但

她却沒有一點憤激的表示。……這真教我難猜難量了！沉默了一忽，她先開口說道：

——我要回家去……

——現在回家去做什麼呢？

——我的母親要我回家去。

——你的母親要你回家去？你回家去了，把我丟下怎麼辦呢？我現在的生活是這樣地煩悶，時局又是這樣地不好，你回去了，豈不是更弄得我難受嗎？

——……

——你能忍心嗎？我的玉弦！……

——我沒有法子想，我一定要回去。

——那嗎你什麼時候才能回上海呢？

——說不定，也許要兩個禮拜。

我到這時再沒有什麼話可說了。生活是這樣地煩悶，時局是這樣地不好，而她又回家去……唉！我沒有話可說了。我沒有再說挽留她的話，因為我看她的意思是很堅決的，就是挽留也是不發生效力的。呵！愛人！……安慰！……甜蜜

的幻想！……這時對於我所遺留的，祇是無涯的
悵惘，說不出的失望。

——天不早了，我要回去了，下午還有課…
…

她立起身，我也隨着立起身來，但沒說一句
話，似乎失落了一件什麼要用的東西，而又說不
出什麼名字來。我送她下樓，送她走出門外，如
往時一樣，但是往時當她臨行時，我一定要吻她
一下，問她什麼時候再來，今天却把這些忘却
了。當我回轉頭來經過客堂時，淑君含笑地問我
道：

——陳先生！密斯鄭的學堂還在上課嗎？

——大約還在上罷。——我無精打彩地回
了一句。

——近來風聲很緊，有很多的人都跑到鄉
下去了。

——是的，密斯鄭說，她也要回家去。

——她也怕嗎？哈哈！這又有什麼怕的呢？

——我不知道她怕不怕，也許是因為怕的

原故罷？

——陳先生！祇有我們才不怕……

淑君說這句話時，顯現出一種矜持的神氣。她的面孔蕩漾着得意的波紋，不禁令我感覺得她比往日可愛些。

九

過了三天，我接到了玉弦一封簡單的信，信上說，她不得已因事回家，上車匆匆，未及辭行，殊深抱歉，請我原諒……呵！就是這樣簡單的幾句話！我真沒有料得到。這封信所給我的，也祇是無涯的惆悵，與說不出的失望。

玉弦走了的第二天，空前的大屠殺即開始了……

我是一個流浪的文人，平素從未曾做過實際的革命的運動。照理講，我沒有畏避的必要。我不過是說幾句閒話，做幾篇小說和詩歌，難道

這也犯法嗎？但是中國沒有法律，大人先生們的意志就是法律，當你被捕或被槍斃時，你還不知道你犯的是那一條法律，但是你已經是犯法了。做中國人真是困難得很，即如我們這樣的文人，本來在各國是受特別待遇的，但在中國，也許因為說一句閒話，就會招致死刑的。唉！無法的中國！殘酷的中國人！……但既然是這樣，那我就不得不小心一點，不得不防備一下。我是一個主張公道的文人，然而我不能存在無公道的中國。偶一念及我的殘酷的祖國來，我不禁爲之痛哭。中國人真是愛和平的嗎？喂！殺人如割草一般，還說什麼仁慈，博愛，王道，和平！如果我不是中國人，如果我不同情於被壓迫的中國羣衆，那我將……唉！我將永遠不踏中國的土地。

我不得不隱避一下。我的住址知道的人很多，這對於我的確是一件危險的事情，我不得不做搬家的打算。是的，我要搬家，我要搬到一個安全的，人所不知的地方。但是我將如何對淑君的家人，猶其是對淑君，怎樣說法呢？我住在她

的家裏已經很久了，兩下的感情弄得很濃厚，就如同在自己的家裏一樣，今一旦無緣無故地要搬家，這却是從何說來？得罪了我嗎？我住着不舒服嗎？若不是因為這些，那嗎爲什麼要搬家？將我要搬家的原因說與他們聽，這又怎麼能夠呢？我想來想去，於是我就編就了一套謊語，不但騙淑君的家人，而且要騙淑君。呵！倘若淑君得知道了這個，那她不但要罵我爲怯懦者，而且要罵我爲騙子了。

日裏我在S路租定了一間前樓，這個新住所，我以爲是比較安全的地方；當晚我即向淑君的家人說，——淑君不在家，——我要離開上海到西湖去，在西湖或要住半年之久，因此，不得不將我的書籍及一切東西寄存到友人的家裏。等到回上海時，倘若他們的這一間樓面到那時沒有人住，我還是仍舊搬來住的，因爲我覺得我們房東和房客之間的感情很好，我並且以爲除了他們這樣的房東而外，沒有再好的房東了。

——到西湖去住家？爲什麼要到西湖去住

家？在上海住不好嗎？我們已經住得很熟了，不料你忽然要搬家……

淑君的嫂嫂聽了我要搬家的話，很驚異地，而且失望地向我這樣說，我的回答是：「學校關門了，薪水領不到，現在上海又是百物昂貴，我一個人的生活非百元不可，現在不能維持下去了。所以不得不離開上海。西湖的生活程度比較低些，每月只要三四十元足矣，所以我要到西湖住半年，等到上海平靜了，學校開門的時候，我還是要回上海的。」

我這一篇話說得他們沒有留我的餘地。淑君的母親不做聲，表示着很不高興的樣子；淑君的父親聽了我的話之後，竭力稱讚我的打算是很對的。淑君這時還沒有回來，也許在那裏工作罷；如果她聽了我要離開她的話，那她將做什麼表示呢？我想她一定很不願意罷？……好，這時她不在家裏，對於我是很方便的事情，——我不願意看見她臉上有挽留我的表情。她的家人無論那一個，要說挽留的話，我都易於拒絕，但是

淑君有什麼挽留我的表示，那我就有點爲難了。

第二天清早我即把東西檢點好了。淑君平素起身是很遲的，不料今天她却起來得很早。我本想於臨行時，避免與她見面，因爲我想道，倘若我與她見面，兩下將有說不出的難過。但是今天她却有意地起來早些，是因爲要送我的行呢？還是因爲有別的事情？我欲避免她，但她却不欲避免我，唉！我的多情的淑君，我感激你，永遠地感激你！

淑君的父親和哥哥很早地就到公司裏去上工去了。老太婆還沒有起來。當我臨行時，只有淑君和她的嫂嫂送我。她倆的臉上滿露着失望的神情。淑君似乎有多少話要向我說的樣子，但是終于緘默住了。只有當我臨走出大門的一刻兒，淑君依依不捨地向我問道：

——陳先生！你現在就走了嗎？

——……

我只點一點頭，說不出什麼話來。

——到西湖後還常來上海嗎？

——我至少一個月要來上海一次，來上海時一定要來看你們的。

——那可是不敢當了。不過到上海時，請到我們家裏來玩玩。

——一定的……

——陳先生！你該不至於忘記我們罷？……

淑君說這話時，她的聲音顯然有點哽咽了，她的面色更加灰白起來。我見着她這種情形，不禁覺得無限的難過，恨不得把她的頭抱起，誠誠懇懇地吻她一下，安慰她幾句。她的嫂嫂立在旁邊不做聲，似乎懷着無涯的怨望，這種怨望或者是爲着淑君而懷着的罷？……我很難過地回答她一句，同時望着她的嫂嫂：

——絕對地不會！密斯章！嫂嫂！好，時間不早了，我要走了，再會罷！……

我走了。我走到衙堂口回頭望時，淑君和她的嫂嫂，還在那裏痴立着目送我。我想回頭再向她們說幾句安慰話，但挑東西的人已經走得很遠了，我不得不跟着他。

我對於淑君，本沒有戀愛的關係，但是當我現在離開她時，我多走一步，我的心即深一層的難過，我的鼻子也酸了起來，似乎要哭的樣子。我也不知道這是因為什麼。難道說不自覺地，隱隱地，我的一顆心已經為她所束住了不成？我並沒曾起過愛她的念頭，但是這時，在要離開她的當兒，我却覺得我與她的關係非常之深，我竟生了捨不得她的情緒。我覺着我離開她以後，我將感受到無限的孤寂，更深的煩惱。呵！也許無形中，在我不自覺地，我的一顆心已經被她拿去了。

我搬到新的住處了。

新的房子新的房東，我都沒感覺到有什麼不好的地方，但我感覺得如失了一件什麼東西似的。我感覺得有點不滿足，但是什麼東西我不滿足呢？具體地我實在說不出來。淑君在精神上實給與了我很多的鼓勵和安慰，而現在她不能時常在我的面前了，我離開她了。……

我搬進新的寓所以來，很少有出門的時候。光陰一天一天地過去，我的煩惱也就一天一天

地增加。本想在這種寂靜的環境中，乘着這少出門的機會，多寫一點文章，但是無論如何，提不起拿筆的興趣。日裏的工作：看書，睡覺，閒踱，幻想；晚上的工作也不外這幾項，並且孤燈映着孤影，情況更覺得寂寥難耐。“呵！倘若有一個愛人能夠安慰我，能夠陪伴着我，那我或者也略為可以減少點苦悶罷？……唉！這樣簡直是在坐牢！……倘若玉弦不回家，倘若她能天天來望望我，談談 吻吻，那我也好一點，但是他回家去了……不在此地……”我時常這樣地想念着。我一心一意地希望玉弦能夠快些來上海，至少她能夠多寄幾封安慰我的信。光陰一天一天地過去，我的煩惱也就一天一天地增加，我的希望也就一天一天地殷切，但是老是接不着玉弦的來信。玉弦不但不快些來上海，而且連信都不寫給我，不但不寫信給我，而且使我不能寫信給她，因為我雖告訴了她我轉信的地方，而她並沒有留下通信地址給我。

“難道是她變了心嗎？……”我偶爾也想到

此，但即時我又轉過念頭，責備自己的多疑：“不會！不會！絕對不會的！我倆的關係這樣深，我又沒有對不起她的地方，她哪能就會變了心呢？……大約是因為病了罷？也許是因為郵政不通的原故。……她是個很忠實的女子，絕對不會這樣地薄情！……”當我想到“也許是因為病了罷？……”我不禁把自身的苦悶忘卻了，反轉為玉弦焦急起來。

已經過了兩禮拜了，而我還未得到玉弦的消息。我真忍耐不下去了，於是決意到她的學校去探問，不意剛走進學校的門，即同她打個照面。她一見到我時，有點侷促不安的樣子，面色頓時紅將起來。我這時真是陷於五里霧中，不知她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難道說沒有回家去？回家去了之後，為什麼不寫信給我？既然回到上海了，為什麼不通知我一聲？為什麼今天見着我不現着歡欣的顏色，反而這樣侷促不安？奇怪！真正地奇怪！……我心裏雖然這樣懷疑，但是我外貌還是很鎮定地不變。我還是帶着笑向她說道：

——呵呵！我特爲來探聽你的消息，却不料恰好遇着你了。你什麼時候回到上海的？

——我是昨……昨天回到上海的。——她臉紅着很遲鈍地這樣說了一句，便請我到會客室去，我跟着她走進會客室，心中不禁更懷疑起來：大約她是沒有回去罷？

——一路上很平安嗎？

——還好，

——你走後，我從未接到你的一封信，真是想念得很；你沒有留給我你的通信處，所以我就想寫信給你，也無從寫起。

——呵呵！真是對不起你的很！

——你沒到我的原住處去罷？我搬了家了。

——呵呵！你已經搬了家了！

——今天你能跟我一塊兒到我的新住處坐一下嗎？

她低下頭去，半晌抬起頭來說道：

——今天我沒有工夫，改一天罷……

——你什麼時候有工夫？

——後天下午我到你那兒去。

——好，後天我在家裏等你。

我將我的住處告訴了她之後，見着她似乎是很忙的樣子，不願意耽誤她的事情，於是就告辭走回家來。

照理講，愛人見面，兩下應當得着無限的愉快和安慰，但是我今天所帶回家來的，是滿腹的懷疑，一些不是好徵兆的感覺。“無論好壞，她變了心沒有，等到她後天來時，便見分曉了。唉！現在且不要亂想罷！……”於是我安心地等着，等着，等着玉弦的到來。

過了一天了。

到了約期了。

在約會的一天，我起來非常早，先將房內整理一下，後來出去買一點果品等類，預備招待我的貴重的客人，可是我兩眼瞪着表，一分過去了，……一點過去了……直到了要吃中飯的時候，而玉弦的影子還沒有出現，“是的，她上午無空，下午才會來的，好，且看她下午來不來……”

我無可奈何地這樣設想着。我兩眼瞪着表，一分過去了，一點又過去了……天快黑了……天已經黑了……玉弦還是沒有來。到這時我已決定玉弦是不會來的了，於是也就決定打斷盼望她來的念頭。我這時的情緒誰能想像到是什麼樣子麼？我說不出牠是什麼樣子，因為我找不出什麼適當的形容詞來形容牠。

我幾乎一夜都沒曾睡着。這一夜完全是消磨在無涯的失望和悵惘裏。雖然我還不能斷定玉弦的不來，是因為她已經變了心的原故，但是我已經感覺到我與她的關係已經不是和從前一樣固結的了。

第二天上午我接到了玉弦的一封信：‘季俠：今日因事，不能踐約，實深抱歉。他日有暇，請再函約可也。時局如斯，請勿外出，免招禍患……’這一封信將我對於她的希望，完全打消了，我覺得她已經不是我的了。我只有失望，只有悲哀。但我不再希望了。到現在我才覺悟我對於玉弦沒有認識清楚，我看錯人了。我從前總以為

她是一個很忠實的女子，既經愛上了我，絕對不會有什麼變更的，但是現在？唉！現在的她不是我理想中的她了！

我不怨她，我只怨我自己看錯人了。我不恨她，我反以為她的為人是可憐的。……她的心靈太微小了！她是一個心靈微小的女子……

我看了她的信，沉思了一忽，即寫一封信給她，做最後一次的試探。我問她：我們長此做朋友呢，還是將來要發生夫婦的關係？……我不得不如此問她，並要求她給一個堅決的回答，因為我們有約，我已經允許過她，倘若如此含混地下去，在我以為是沒有意義的。在寫這一封信的時候，我已料到她給我的回答，是我們只能維持朋友的關係，但我要求她給我這樣一個正式的回答，因為我藉此可以完全決定我對於她的態度。

結果，她的回答與我的預料相符合。她說，我倆的情性不合，所以說不到結成夫婦的關係……呵！是的！我倆的情性的確是不合呵！這不但她現在向我這樣說，我自己也是這般承認的。

如果兩人的情性不合，那嗎怎麼能維持戀愛的關係呢？情性不合，就是朋友的關係都難保存，何況戀愛？是的，我承認玉弦的話是對的。不過我很奇怪：相交了幾個月，爲什麼到現在她才發見我倆的情性不合？爲什麼我到現在也才感覺到我們沒有結合的可能？我們不是有過盟約麼？不是什麼話都談過麼？不是互相擁抱過，接吻過麼？……但是現在却發見了“情性不合”！這是誰個的錯誤呢？

我讀了她的回信後，即提起筆來很堅決地寫了幾句答覆她：“你所說的話我完全表示同意。戀愛本要建築在互相了解和情性相投的基礎上面，不應有絲毫的勉強。我們既情性不投，那麼我們當然沒有結合的可能。呵！再會！祝你永遠地幸福罷！我們過去的美夢，讓我們堅決地忘却牠罷！……”

我每讀小說的時候，常常見着一個人被她或他的情人所拒絕時，那他或她總是要悲哀，苦悶，有時或陷於自殺 有時或終於瘋狂……但我

接着玉弦拒絕我的信的時候，我的心非常地平靜，平靜得比未接着她的信的時候還要平靜些。這是我的薄情的表現嗎？這是因為我沒曾真心地愛過她嗎？呵，不是！這是因為她把我所愛的東西從她自己的身上取消了。我對於過去的玉弦，說一句良心話，曾熱烈地愛過，因為我把我理想的玉弦與事實的玉弦混合了；現在呢？她將我理想中的玉弦打死了，我看出了事實的玉弦的真面目，所以我不能再向她求愛了，所以當她拒絕我的時候，我的心異常地平靜。

F 公園初次的密吻，春風沈醉的擁抱，美麗的西湖的甜夢，一切，一切，一切的幻想，都很羞辱地，無意味地，就這樣地消逝了！……

十

與淑君別後，已有兩個禮拜了，她的消息我是完全不知道。有時我想到她的家裏看看她，但當我向她辭行時，我不是說過麼？我說我到西湖去，一個月或能到上海一次；現在還未到一個月，我如何能去看她呢？如果被她看出破綻來，那我將如何對她說話呢？說也奇怪，當我與她同屋住的時候，我並不時常想到她的身上，但是現在與她分離了，我反而不斷地想念她。她的影子時常縈迴於我的腦際。自從玉弦與我決裂後，——呵，其實也說不上什麼決裂不決裂，我與她

的關係不過就是這樣很莫名其妙地中斷罷了。
——我更時常地念及淑君，雖然這種念及並沒含有什麼戀愛的意味，但我覺得我與她的關係，倒比與她同屋住的時候的關係爲深了。我覺得我的一顆心被她拿去了，我就是想忘却她，也忘却不掉，我沒有力量能夠忘却她。

如果淑君知道我的這種心情，要向我罵道：“你這個薄情的人！你這不辨好壞的人！當人家將你拋棄的時候，你才知道念我，唉！誰要你念我？你還配念我嗎？……”我也只得恭順地承受着，因爲我以爲我應當受她的懲罰。她不懲罰我，我對於她的罪過，將永遠消除不掉，我的心靈上的痛苦將永無窮盡。現在我情願時常立在她的面前，受她的懲罰，但是好生悲痛呵，這已經是不可能的了！我的一顆心將永遠地負着巨大的創傷。

報紙上天天登載着逮捕和槍斃暴徒分子的消息，爲避免意外的災禍計，我總以不出門爲宜。一天下午我實在悶不過了，無論如何，想到

大馬路逛一逛，帶買一點東西。我剛走到新世界轉角的當兒，在我的前面有三個女學生散傳單，我連忙上前接一張，這時我並沒注意到散者的面目，忽然一個女學生笑着說道：

——原來是陳先生！……

——呵呵，密斯章，很久不見了。

——什麼時候從西湖來的？

——昨天，密斯章！——我四外望一望，很驚心地向她們說道：——散傳單，事情是很危險的，你們要小心些才是！

——沒有什麼，——她也四外地望一望，笑着說道：——捉去頂多不過是槍斃罷……陳先生，我問你，密斯鄭現在好嗎？

——她，她……——我的臉有點發燒了。——我很久不見她了。她現在如何，我不知道。

——難道說……？——她很驚異地，這樣吞吐地問我。

——我已與她沒有什麼關係了！

——淑君！淑君！我們快走，巡捕來了，……

——淑君的兩個女同伴這樣驚惶地催促她，她不得不離開我。我似乎有很多的話想向她說，但是已無說的機會了。我癡呆地站着看她們走去，我想趕上她們，與她們一塊兒……我想與淑君一塊兒被捕，一塊兒被槍斃，但我終於沒有挪步。呵！我這個無勇的人！我這個怯懦者！我將永遠在淑君的靈魂前羞愧！……

不料這次匆促的會面，即成爲了永遠的訣別！天哪！事情是這樣地難測，人們是這樣地殘酷！一個活潑潑的淑君，一個天使似的女戰士，不料在與我會面的後幾日，竟被捉去秘密槍斃了！唉！這是從何說起呢？難道說世界上公道是沒有的麼？難道說真是長此不見正義和人道麼？唉！我的心痛……我若早知道這一次的會面即爲永別的時候，那我將跟着她，與她並死在一塊兒，雖死也是榮耀的。現在的世界還有什麼生趣呢？真的，對於有良心的和有膽量的人們，只有奮鬥和死的兩條路 不自由毋寧死呵！

在與淑君會面的這一天晚上，我的神魂覺

得異常地不定；我竭力想將淑君忘却，但結果是枉然。我已發生了就同有什麼災禍要臨頭的感覺……“現在殺人如麻，到處都是恐怖……每一個有良心的人都有被殺頭的危險……淑君？淑君也許不免呵！……唉！簡直是虎狼的世界……”我總是這樣地凝想着，淑君的影子隱現在我的面前，她就同纏住了我似的，我無論如何擺脫她不掉。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連我自己也解釋不出來。

在第四天的上午，我決定到淑君的家裡去看看。我走進門的時候，淑君的母親坐在客堂左邊的椅子上，她的兩眼紅腫得如桃子一般，面色異常地灰白。淑君的嫂嫂坐在她的旁邊，低着頭做女工。她們見着我進門的時候，並不站立起來迎我，只是痴呆地緘默地向我望着。我見着她婆媳倆這般的模樣，不知她們家中發生了什麼不幸的事情，一時摸不着頭緒。我向右邊的一張椅子坐下後，兩眼望着她們，不知如何開口。

大家這樣地沉默了幾分鐘。

——陳先生，你來了嗎？——淑君的嫂嫂先開口問我。

——我來了，來看你們。

——你是來看淑君的嗎？

淑君的嫂嫂剛說完這一句話，淑君的母親就放聲哭了起來。我不知道這是因為什麼，但我已感覺到是因為什麼了。我一時心裏難過得不堪，也似乎想哭的樣子。沉吟了半晌，我很顫動地問道：

老太太為什麼這樣傷心呢？

——你，你……你難道還不曉得她？……——淑君的嫂嫂也哭起來了。

——嫂嫂，我不曉得……

——淑君已經死了，並且死得很……很慘……

——什麼時候死……死的……？——我無論如何也忍不住不哭了。

——聽說是前天晚上槍斃的……秘密地槍

斃的……可憐屍首我們都看不見……

淑君的嫂嫂和她的母親越加痛哭起來了。
這時的我，唉！我的心境是怎樣的難過！唉！我也同她們一樣，我只有哭！說不出的悲痛！

天哪！這是什麼世界！我，我簡直要發瘋了！

……

最後，我勉強忍住哭，向她們說了幾句話，即告辭走出門來。我走到衙堂口時，見着街上如平素一樣地平靜，人們還是來來往往，並沒有什麼異樣，我的心茫然了。我向什麼地方去呢？回家去？回家去幹什麼呢？我應當去找淑君，追尋淑君的魂靈！

天哪！這是什麼世界！我，我簡直要發瘋了！

……

我買了一瓶紅玫瑰酒和一束鮮花，乘車至吳淞口的野外。我尋得一塊干淨的草地，面對着汪洋的大海，將酒瓶打開，將一束鮮花放好，即開始向空致祭，我放聲痛哭，從來沒有這樣痛哭過，我越哭越傷心，越傷心越痛哭，一直哭到夕

陽西墜。

她生前我既辜負了她，她死後我應以哭相報。我哭到不能再哭的時候，心內成了一首哀詩，就把我這首哀詩當我永遠的痛哭罷！

到處都是黑暗與橫馳的虎狼，
在黑暗裏有一隻探找光明的小羊；
不幸虎狼的魔力太大了：
小羊竟爲着反抗而把命喪。
唉！我的姑娘！
我懷着無涯的悵惘。

回憶起往事我好不羞慚！
我辜負了你的情愛綿綿。
如今我就是悔恨也來不及了，
我就是爲你心痛也是枉然。
唉！我的姑娘！
我只有對你永遠地紀念。

我想到你的靈前虔誠地奠祭，

但誰知道你的屍身葬在何地？
在荒丘野塚間被禽獸們吞食，
抑飽了魚腹連骨骼都不留痕跡？
唉！我的姑娘！
且讓我將你葬在我的心房裏。

歸來罷，你的俠魂！
歸來罷，你的精靈！
這裏是你所愛的人兒在祭你，
請你寬恕我往日對你的薄情。
唉！我的姑娘！
拿去罷，我的這一顆心！

這一瓶酒當作我的血淚；
這一束花當作我的誓語：
你是爲探求光明而被犧牲了，
我將永遠與黑暗爲仇敵，
唉！我的姑娘！
我望你的魂靈兒與我以助力。……

